

四庫全書薈要·乾隆御覽本

集部

文忠集卷九十三

宋歐陽修撰

表奏書啟四六集第四

乞根究蔣之奇彈疏劄子

治平四年二月

臣近因誤於布衣下服紫襖為御史所彈臣即時於私第待罪蒙聖恩差中使傳宣召入中書供職今竊聞蔣之奇再有文字誣臣以家私事臣忝荷國恩備員政府橫被污辱情實難堪雖聖明洞照察臣非辜而中外傳

聞不可家至而戶曉欲望聖慈鮮臣重任以之奇所奏
出付外庭公行推究以辨虛實顯示多方取進止

再乞根究蔣之奇彈疏劄子

臣昨日曾有奏陳為臺官蔣之奇誣奏臣以家私事乞
以之奇所奏出付外庭公行推究以辨虛實未蒙降出
施行臣夙夕思維之奇誣罔臣者乃是禽獸不為之醜
行天地不容之大惡臣若有之萬死不足以塞責臣若
無之豈得含糊隱忍不乞一作興辨明伏況陛下聖政惟

新萬方幽遠咸仰朝廷至公不疑為辨曲直而臣身為
近臣忝列政府今之竒所誣臣之事苟有之是犯天下
之大惡無之是負天下之至寃犯大惡而不誅負至寃
而不雪則上累聖政其體不細由是言之則朝廷亦不
可舍胡不為臣辨明也大抵小人欲中傷人者必以曖
昧之事貴於難明易為誣汙然而欲以無根之謗絕無
形迹便可加人則人誰不可誣人人誰能自保欲望聖
慈特選公正之臣為臣辦理先賜詰問之竒所言是臣

閨門內事之竒所得必有從來因何彰敗必有蹤跡據其所指便可推尋盡理根窮必見虛實若實則臣甘從斧鉞若虛則朝廷典法必有所歸如先臣所請乞以臣劄子并蔣之竒所奏降出施行

乞罷政事第一表

臣某言臣聞事君之節雖盡瘁以為期量力而行有不能而則止敢贊蓋高之聽瀝陳至悃之誠臣某中謝伏

念臣本出羈單粗知業履逢右文崇學之代竊並羣英

之遊當好問納諫之朝獲從諸老之後遂蒙獎用叨貳
機衡幸四海之無虞得容尸素荷三聖之殊遇特察孤
忠坐貪寵祿之榮不覺歲時之久而餘齡嚮晚百疾交
侵四體癯羸甚已衰之蒲柳雙瞳眊矂幾不辨於鴟鸞
項自去秋累陳愚款先皇帝惻然垂閔慰以恩言許至
新年俾解重任萬乘之仙遊忽遠孤臣之素願莫從方
今聖統嗣興皇明繼照人神胥悅中外晏安顧無避事
之嫌敢遂乞身之請伏望皇帝陛下特回睿眷俯察懦

衷念孤根之易危哀小器之難用置之間處賜以保全
如此則天地之仁曲從於物性犬馬之報尚識於主恩

又乞罷任根究蔣之奇言事劄子

臣為臺官蔣之奇誣奏陰私事已具劄子乞差官根究
明辨虛實伏緣臣見任政府在於事體理合避嫌欲望
聖慈先罷臣參知政事除一外任差遣臣既解去事權
庶使所差之官無所畏避得以盡公根究臣竊慮朝廷
未明虛實不欲直以此事罷臣職任臣已別具表章伏

乞早賜施行

神宗御札

治平四年二月二十四日
差中使朱可道賜

春寒安否前事朕已累次親批出詰問因依從來要卿知付歐陽脩

謝賜手詔劄子

臣伏蒙聖慈差內臣朱可道傳宣撫問仍賜臣手詔委曲慰安臣孤危之迹橫為言事者誣以莫大之罪自非遭遇聖明特為窮究則當為冤死之鬼然事出曖昧上

煩天遣累行詰問必見蹤由臣仰恃聖君在上內省於心必冀終獲辨雪臣無任捧詔涕泗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奏

乞詰問蔣之奇言事劄子

臣近為蔣之奇誣奏臣以陰私事前日再具劄子乞詰問之奇自何所得因何蹤跡彰敗乞差官據其所指推究虛實伏緣之奇所誣臣者乃是非人所為之大惡人神共怒必殺無赦之罪傳聞中外駭聽四方四方之人

以謂朝廷執政之臣犯十惡死罪乃曠世所無之事皆
延首傾耳聽朝廷如何處置惟至公以服天下之心若
實有之則必明著事迹暴揚其惡顯戮都市以快天下
之怒若其虛妄使的然明白亦必明著其事彰示四方
以釋天下之疑至如臣者若實有之則當萬死若實無
之合窮究本末辦理明白亦不容苟生若托以曖昧出
於風聞臣雖前有呂鑊後有鉄鉞必不能中止也以此
言之繫天下之瞻望繫朝廷之得失繫臣命之死生其

可忽乎其得已乎伏乞以臣所奏詰問蔣之奇得於何人其人所說有何事更不得徒說虛辭直具所說人姓名及所聞事狀據實聞奏臣所瀝血憇必望朝廷理辨虛實乞不留中

再乞詰問蔣之奇言事劄子

臣近累陳血憇煩黷天聽為彭思永蔣之奇誣奏臣陰私事乞辨明虛實伏蒙聖恩累賜詰問至今未聞有所指陳竊以臺憲之司雖許風聞言事然所謂風聞者謂

事不親見而有聞於他人耳然其說必有其人其人必
有姓名若所聞小事則有不足論若所聞大事繫人命
之死生則必須審問所說之人事狀虛實然後可以上
言況之奇明列章疏伏地頓首堅請必行若不明見事
狀審知虛實豈敢果決如此及朝廷窮究又却不指定
所聞之人姓名亦不明言有何事迹但飾游辭無所的
確蓋之奇初以大惡誣臣期朝廷更不推究便有行遣
及累加詰問遂至辭窮也不然思永之奇懼見指說出

所說人姓名後朝廷推鞫必見其虛妄所以諱而不言也臣忝列政府動繫國體不幸枉遭誣陷惟賴朝廷至公推究別證虛實使罪有所歸則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臣竊慮朝廷須所說人姓名思永之竒無所指說必以朝廷拒諫為言此乃辭窮理屈而妄說也臣謂若朝廷聞言事不行則是拒絕言者今以所言事體不可直行須當根究虛實乃是用臺官之言即須行遣爾豈足為拒諫也

封進批出蔣之奇文字劄子

臣以拙直受恩兩朝惟以至公之心為報國之効凡於親舊不敢有纖介阿私是致怨怒臣深者造為飛語誣臣以家私陰事是人倫之大惡所以語駭人聽易於傳布竊以言事之臣謂之天子耳目之官本期裨益聰明若聞外有怨家仇人造作飛語中傷執政之臣正當奮然嫉惡為臣根窮起謗之人辨別虛實明其誣罔使後凶人不敢陷害良善以彰朝廷之明此乃言事之職今

思永心知事無實狀而不能為臣辨明反碌碌隨衆騰口搖舌蔣之奇專用怨仇人飛語便以虛為實上惑聖聰及至朝廷再三詰問須要事實則各不能明指一人之言明陳一事之據思永既云無實狀則知虛妄可知之竒則飾游辭謂風聞於衆且臺官雖許風聞而朝廷行事豈可不辨虛實大凡可駁之語易於傳布假如怨仇之人有誣大臣以叛逆不道者飛語一出則必騰口相傳豈可便以傳聞之衆致大臣族誅如此則為大臣

者終日恐懼彌縫不暇何敢盡公行事以身當怨而一
夫之怒飛語騰出可以搖動朝廷則正人端士不立足
矣以此言之則思永之竒專用風聞惑亂聖聰為耳目
之官罔上欺君其害豈細今閭巷小民有罪猶須證驗
分明案節圓備方可行刑之竒言臣死罪未明虛實豈
可含糊伏乞朝廷以至公之明必為分別令事理窮盡
止於兩端不過虛與實而已實則臣當死虛則之竒安
得無罪使事實而臣不死不足以顯之竒之言使事虛

不罪之竒不足以雪臣之冤枉臣非敢固惜名位不自
引去但以冤若不得雪則身是罪人朝廷自當行法豈
容臣自引退若虛則幸望朝廷辨别分明使中外之人
知臣無罪然後可以容臣自陳引去臣初乞朝廷差官
根究虛實故當乞解權任以避嫌今既蒙朝廷直行詰
問故臣合杜門俟命乞不留中降出施行

乞辨明蔣之竒言事劄子

臣先於慶歷中擢任諫官臣感激仁宗恩遇不敢顧身

力排姦邪不避仇怨舉朝之人側目切齒惡臣如讎適
會臣有一妹夫張龜正前妻女嫁臣一疎族不同居姪
最於守官處所一作與人犯姦是時錢明逸為諫官遂言
臣侵欺本人財物與之有私既蒙朝廷置獄窮勘並無
實狀事得辨明而當時執政之臣惡臣者衆其陰私事
雖已辨明猶用財物不明降臣知滁州今惟趙槩知此
事甚詳若非仁宗至聖至明察臣無辜為臣窮究則臣
豈復更有今日仁宗豈有用臣至此今臺官方舉前事

彈錢明逸陷害良善不意蔣之奇自又効尤欲望朝廷
特加裁察若以蔣之奇所對語無事實知其虛妄乞早
賜明告中外以辨臣冤若猶疑於虛實之間則乞更加
盡理推窮辨正

再乞辨明蔣之奇言事劄子

臣近以蔣之奇誣奏臣家私事乞賜辨正杜門俟命令
已多日雖蒙朝廷累賜詰問之奇則但云得自彭思永
而思永又云事無實狀是曖一作昧之言若此便欲加

臣十惡大罪雖州郡小民犯罪官司斷獄必未敢便斷
其死臣孤拙無黨特被兩朝眷遇忝列政府橫被小人
誣以禽獸不為之惡本因臣以至公報國以身當怨不
徇親黨阿私至多積仇怨造作飛語中傷而以忠取禍
之奇乃以虛為實欺天罔上及至朝廷詰問則辭窮理
屈並無實狀指陳至於彭思永亦自言曖一作鵠昧無實
各自己罷去若臣果有實狀何故惜而不言何故自言
無實狀而自己罷去以此見思永之奇專欲以曖一作鵠

昧之事惑亂聖聽使臣不能自辨冀望朝廷更不辨明
便以風聞行法况聖君在上公道方行臣必不能枉受
大惡之名當舉族碎首叩天號冤仰訴于闕庭必不能
含糊而自止當陛下聖政惟新之日使執政之臣守闕
號冤固知非朝廷美事然臣以惡名不可虛受將不得
已而為之期於以死必辨而後止臣無任懇血哀號激
切之至取進止

神宗御札

三月四日差中
使朱可道賜

春暖久不相見安否數日來以言者汚卿以大惡朕曉
夕在懷未嘗舒釋故累次批出再三詰問其從來事狀
訖無以報前日見卿文字力要辨明遂自引過今日已
令降黜仍出榜朝堂使中外知其虛妄事理既明人疑
亦釋卿宜起視事如初無恤前言賜歐陽脩

謝賜手詔劄子

同日

臣今日伏蒙聖慈差中使朱可道傳宣撫問賜臣手詔
為言者汚臣以大惡已令降黜仍出榜朝堂令中外知

其虛妄勅臣宜起視事如初無恤前言者臣捧讀感咽
不知涕泗之橫流竊伏自念天地父母能生臣身不能
免臣於憂患陛下神聖聰明無幽不燭察臣孤危辨臣
冤枉使臣不陷大惡得為完人至德大恩過於天地父
母萬倍則臣餘生之命是陛下所延之命今日之身是
陛下再造之身雖盡此命捐此身亦不能上報至德大
恩之萬一而臣又有大罪者蒙國寵榮忝居重位處危
機之地而自任拙直不防禍患怨仇所積謗怒交興當

陛下即位之初外有機政之繁內有孝思感慕之戚於
此之時致言事者以陰私之惡醜穢之言上黷聖聽煩
陛下曉夕在懷為臣親加詰問特賜辨明臣之此罪何
以自贖捫心內省何以自安臣無任感天荷聖慙懼涕
泗激切屏營之至臣已依詔旨來日詣閣門祗候入見
冀面天顏別陳血懇次

乞罷政事第二表

臣某言臣近貢封章乞解職任伏奉批答未賜允俞者

臣聞高而必危蓋處易傾之勢滿則招損實存至戒之
言敢再瀝於懇私輒自干於斧鉞臣某中謝伏念臣本

以庸妄出於遭逢誤被國恩俾參政論材非適用而當
重任之難智不周身而履危機之地既不能於阿徇故
多積於怨仇謗怒之興紛紜靡一所恃者聖君在上公
道方行雖構造中傷人言可畏而聰明聽察天鑒孔昭
既悉辨於罔誣遂判分於枉直俾臣不陷大惡得為完
人今亂國之讒已蒙於遠屏立朝之士皆保於自安則

臣仰銜再造之鴻慈正合捐軀而自效然念臣病羸之
質年迫已衰寵祿之盈理難久處項事先帝之日屢貢
乞骸之言間奉德音亦蒙恩許一麾之請素志甚勤伏
望皇帝陛下推天地之仁回日月之照閔其孤拙曲賜
矜從予之一州俾自退處亦有民社可宣教條苟知盡
瘁之方未失事君之節

第三表

臣某言臣近再上表乞解政事除一外郡差遣奉今月

八日批答所乞宜不允者臣聞士之行已所慎者始終之不渝臣之事君所難者進退而合理苟無大過善退其身昔之為臣全此者少臣頃侍先帝屢陳斯言今之懇誠蓋迫於此臣某中謝伏念臣識不足以通今古材不足以語經綸幸逢盛際之休明早自諸生而拔擢方

其與儒學文章之選居言語侍從之流每蒙過獎於羣公常媿虛名之浮實暨晚叨於重任益可謂於得時何嘗敢傷一士之賢豈不樂得天下之譽而動皆臣忌毀

必臣歸人之愛憎不應遠異臣之本末亦豈頃殊蓋以
處非所宜用過其量惟是要權之地不勝指目之多周
防所以履危而簡疎自任委曲所以從衆而拙直難移
宜其舉足則蹈禍之機以身為歛怨之府復盤桓而不
去遂謗議以交興讒說震驚輿情共憤皇明洞照聖斷
不疑孤臣獲雪於至冤四海共忻於新政至於賴天地
保全之力脫風波險陷之危使臣散髮林丘幅巾衡巵
以此沒地猶為幸民况乎擁蓋垂襜其榮可喜撫民求

瘼所寄非輕苟可效於勤勞亦寧分於內外伏望皇帝
陛下曲回天造俯察愚衷許解劇繁處之閑僻物還其
分庶獲遂於安全心匪無知豈敢忘於報效

又乞外郡第一劄子

臣前日獲對便坐已具血懇披陳為臺官一作臣誣臣以
陰醜之事臣聞詩曰中毒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
之醜也蓋陰醜之事君子之所深惡猶不可自道於口
而况上達君父之聽汚穢朝廷驚駭中外事雖起於誣

罔然本臣而發此臣所以夙夜慙懼而無地自容也伏
况當陛下即政之初日有軍國萬機之繁乃以人口不
道之事上煩聖慮蒙陛下曉夕在懷親批詰問再三窮
究得其虛妄之狀特賜行遣曉告中外使臣大冤獲雪
人疑盡釋夫辨枉直雪幽冤以釋天下之疑以快輿情
之憤此固陛下神聖聰明自是新政之一事然亦因臣
致勞聖慮此亦臣所以夙夜慙懼而無地自容也祇此
二事臣自修省已不能安然而上賴陛下至寬至仁必

以此事是臣寮中傷臣非臣自作以紊煩朝廷以此必
賜矜恕然臣有不得已而必不能處者蓋臣所以致此
大謗者本出怨仇之口由臣拙直多忤於物而在位已
久積怨已多若使臣頗然變節勉學牢籠小人以弭怨
謗非惟臣所不能亦非陛下所以任臣之意若使臣復
居於位祇如前日所為則臣恐怨家仇人以臣不去必
須更為朝廷生事臣亦終不能安况臣二年來累為
言者攻擊心志摧沮加以衰病所侵兩目昏暗四支骨

立顧身已如此而人情又如此亦復何心貪冒榮寵伏
望聖慈憫臣之志誠可哀矣察臣之迹實難安矣特許
臣解罷除一外郡則天地保全之恩何以論報臣今已
上第三表伏乞早賜降出施行

第二劄子

臣近者虔露懇誠乞解政事已三上表殆今累日夙夕
俟命跼蹐靡遑臣竊伏自思理宜罷退者其事非一臣
聞所謂大臣者必能宣布上德叶和中外使人心悅豫

朝政肅清此乃輔弼之任也臣性既簡拙耻為阿徇又復愚暗不識禍機多積怨仇動遭指目謗怒毀辱不可勝言一二年來屢為言事者攻擊以臣一人無日不煩君父不惟朝廷未嘗少靜而臣亦未嘗少安則臣之小材不堪大用從可知矣臣又思朝廷每用柄臣必取人望者以其為衆人所服故使處衆人之上也今如臣者舉必為衆人所怒動必為衆人所怨謗謗忌嫉叢集於一身以此而居要任者八年矣其未陷於禍咎者

臣竊自怪以為晚也所賴者聖君在上朝廷至公察臣
孤危辨正誣罔使臣不罹枉橫得為完人臣於此時不自
引去是不知進退矣臣竊見前世元勲舊德社稷之臣
一有間隙尚或罹於禍咎而臣能薄材劣竊位已久語
其勤則勞一作功効未著於毫髮詢於衆則怨毀已積於
丘山所謂衆怒難犯孤根易危豈敢與人自結仇敵昨
緣思永等誣臣以大惡之名於義不可虛受若不辨於
今時則無以自明於後世故臣屢乞辦理者蓋事不獲

已而為之非敢與言事者爭勝負也而自思永等得罪以來言事者固已耻於不勝若臣復處事權遷延不去彼必自疑而不安是臣下有衆人之怨嫉旁為言事者切齒他人視之猶為臣寒心顧臣何以自處伏望聖慈哀臣言之至懇察臣勢已難安予之一州俾自藏縮如此則臣大寃已雪既彰新政之清明孤迹獲安又荷聖恩之優假言事者但得臣去亦稍釋其忿必無疑而安處別不為朝廷生事則臣之一去所利甚多惟乞出自

於一作睿斷早賜允俞

第三劄子

臣今月二十日伏蒙聖恩以臣所上第三表乞解政事
特降批答不允仍斷來章者聞命以還憂惶殞越懇誠
所迫欲止不能臣以非才誤膺委用歲月已久不知引
避而寵祿盈滿福過災生仇怨既多謗讟一作謗謗大作衆
情不與孤迹已危陛下既已深察一有臣字而哀憐之矣臣
之憂危迫切披肝瀝血之誠亦已屢瀆於天聰而陛下

固已諒臣至誠至懇察臣事勢當去而無疑矣然而聖
恩未忍遽許臣解罷者必以不欲令臣因言者而罷爾
蓋自思永等遠竄榜朝堂告示以來中外皆知臣事已
辨雪陛下至聖至明言事者不能動搖朝廷矣今臣自
以懇請與言事者不復相關若賜允俞是陛下出臣於
萬死之中保全其終始而使之善退也如此則臣之大
冤已蒙辨雪危迹又保安全陛下天地父母之恩自非
殞骨糜軀何以論報臣自上三表後已兩具劄子披陳

必已蒙省覽臣之血誠竭於是矣今更不敢煩言上贖
睿聽惟乞聖慈哀憫早賜施行

謝傳宣撫問劄子

治平四年三月壬申

臣今日伏蒙聖慈差中使傳宣撫問以臣累表乞解政
事之職已除觀文殿學士刑部尚書知亳州仍問臣幾
日朝參者臣近以迫切之誠累形章表上煩天聽合被
罪誅乃蒙睿恩曲賜矜許既特加美職又超轉官資仍
假善邦俾從私便臣孤危之迹已荷保全衰晚之年猶

貪榮寵但以未受新命無由入謝又蒙聖造曲賜記錄
丁寧慰諭趣其入見恩數優異舉族歡呼伏緣自二十
六日後前後殿不坐臣欲乞候御殿日參假冀面天顏
別披血憇次

辭刑部尚書劄子

治平四年三月二十六日

臣今月二十六日伏蒙聖恩賜臣告勅各一道授臣刑
部尚書充觀文殿學士知亳州臣猥以庸材久竊重任
雖策勵鴻蹇訖無補報而荏苒歲月漸迫衰殘所以屢

陳危懇之誠上干宸造者正以願避寵榮冀全衰朽而
天私曲被恩命過優既加以美職又超轉官資臣竊尋
前例參貳之職出處非一而推恩之數罕有若臣之優
者况臣近遇覃慶已叨遷秩未逾兩月恩典頻仍無功
之賞度越常格非惟臣自循省莫知所措而名器所假
人言謂何欲望聖慈憫臣孤拙察臣畏避寵榮之懇特
許臣只以本官兼職或止轉一官庶俾少安常分臣誓
竭晚節上報鴻恩今取進止

謝觀文殿學士刑部尚書表

職清書殿實為儒者之榮望峻天臺仍忝刑官之重內
循謨薄仰玷光華臣某中謝伏念臣稟質迂愚粗知業

履因時幸會遂竊寵靈無拾遺補闕之勤常陪法從非
大冊高文之手久廁翰林晚綴宰寮俾聞國論荷三朝
之眷遇每察懦衆幸四海之清平得容尸祿居滿盈而
不戒積災釁以自貽屬聖統之嗣興赫皇明而繼照誣
言詰服已大釋於羣疑危跡保全俾不虧於素守犬馬

合思於報效桑榆柰迫於衰遲屢貢懇私上干聰睿遂
蒙開允俾解繁機然而晚節餘生本期避寵清資顯秩
益更貧榮被優渥之非常但凌兢而失措此蓋伏遇皇
帝陛下聖神御極亭育推仁閔孤拙之勢危無容自立
謂疲鶩之力竭難責遠圖曲軫至慈俯從誠請仍憐舊
物特示殊恩顧非木石之頑宜識乾坤之造颯然素領
雖難強於筋骸皎若丹心猶自期於塵露

進永厚陵挽歌辭三首引狀

治平四年閏三月

右臣伏蒙聖恩差臣知亳州軍州事見發赴本任次伏
見大行皇帝將來八月遷坐于永厚陵中外羣臣咸進
挽歌辭臣以非才久竊重任遭遇先帝蒙被聖知恩極
昊天未知論報痛深喪考徒切攀號臣今謹撰成大行
皇帝靈駕發引日挽歌辭三首謹隨狀上進伏候勅旨

亳州謝上表

治平四年六月

臣某言伏蒙聖恩授臣觀文殿學士刑部尚書知亳州
軍州事已於今月二日赴上訖者貳政非才雖獲奉身

而退分符善地猶懷竊祿之慙祇荷寵靈惟知戰懼臣

某

中謝

伏念臣章句腐儒之學也豈足經邦斗筲小器

之量也寧堪大用而叨塵二府首尾八年荷三朝之誤

知罄一心而盡瘁若乃樞機宜慎而見事輒言陷穿當

前而橫身不避竊尋前載未有能全一昨怨出仇家構

為死禍造謗於下者初若含沙之射影但期陰以中人

宣言於廷者遂肆鳴梟之惡音孰不聞而掩耳賴聖神

之在上廓日月之至明悉究罔誣遂投謫賊再念臣性

實甚愚而疎於接物事多輕信者蓋以至誠如彼匪人失於泛愛平居握手惟期道義之交延譽當朝常丐齒牙之論而未乾薦禡之墨已彎射羿之弓知士其難世必以臣為戒常情共惡人將不食其餘而臣與遊既昧於擇賢在滿不思於將覆自貽禍釁幾至顛隣上煩睿聖之保全得完名節於終始洎懇辭於重任尤深惻於皇慈雖避寵辭隆僅能去位而清資顯秩愈更叨榮莫逃僥倖之譏實負心顏之覲斯蓋伏遇皇帝陛下乾坤

大度堯舜至仁察臣自取於怨仇本由孤直憫臣力難
於勉強蓋迫衰殘既獲免於非辜仍曲從於私欲遂同
萬物俾無失所之嗟未盡餘生敢忘必報之效

謝賜仁宗御集表

治平四年閏月

臣某言伏準御藥院告報伏蒙聖慈賜臣仁宗御集一
部一百卷者倬彼雲章方聯於寶軸刻之玉版忽被於
恩頒臣某中謝恭惟仁宗皇帝睿哲聰明寬仁恭儉每
虛心而訪道務嚮學以崇儒天縱生知臻作者之謂聖

功高德盛由煥乎其有文伏惟皇帝陛下纂紹丕圖善
繼先志惟仁祖發揮於衆製乃英考序述而成編昭如
三光並照萬物法彼後世同符六經方副本之頒行非
近輔而莫獲敢期睿眷尚及愚臣寵異羣邦先生部室
載念臣出身寒苦自少遭逢晚蒙獎任之殊嘗與賡歌
之後捐軀論報餘生已負於素心拜賜為榮撫事但零
於清血

亳州乞致仕第一表

熙寧元年春

臣某言臣聞難進易退者禮經之格言知足不辱者道
家之明戒苟貪榮而不止宜招損以自貽况災疾之所
纏顧筋力之難強輒披悃愞自冒誅夷臣某中謝伏念

臣生也多屯少雖有志而識不明於大體用不適於當時徒以荷三朝之誤知屬四方之無事遂容章句之學
竊與機政之司逮更二府之繁蓋亦八年之久既不能遇事發憤慨然有所建明又不能與世浮沉默爾以為阿徇每多言而取怨積衆怒以難當繼逢時事之方艱

思欲乞身而未獲不虞暗禍陷臣於風波必死之淵上
賴至仁脫臣於鯀鷁垂涎之口以至平生所守之名節
晚暮未盡之年齡豈臣能於自全皆陛下之所賜既懇
辭於重任仍假守於善邦固已坦無危疑幸此優逸而
風霜所迫鬢髮凋殘憂患已多精神耗盡加之肺肝渴
涸眼目眊昏去秋以來所苦增劇兩脰惟骨脊俱艱
雙瞳雖存黑白纔辨顧形骸之若此尸寵祿以何安伏
望皇帝陛下特軫睿慈俯從人欲許還官政俾返田廬

白首明時幸遭垂衣之治酣歌聖化願追擊壤之民雖
居畎畝之間永荷乾坤之造

第一劄子

臣輒瀝一作有血懇上干宸慈臣本以庸虛誤蒙獎擢一作擢

用事濫塵二府獲事三朝無德一作可稱無言一作一言可採

既不能報國又不善謀身怨嫉謗讟喧騰衆口風波陷

穿鑿一作鑿僅脫餘生憂患既多形神俱瘁齒髮凋落疾病

侵陵故自數年以來竊有退休之志而臣猥以非才久

叨重任連值國家多事所以未敢遽言頃自去春伏蒙陛下矜憫孤危保全晚節許解政事得從外補臣於此時遂乞守毫一作守毫社乞蓋以去穎最近便於私營及入辭

之日亦具奏陳乞枉道至穎脩葺故居幸蒙聖恩皆賜

允許臣自到毫以來殆將暮歲一作歲暮舊苦消渴蓋已三

年腰脚細瘦惟存皮骨行步拜起乘騎鞍馬俱覺艱難

而眼目昏花氣暈侵蝕視一成兩僅分黑白職事至簡猶多妨廢坐尸厚祿益所難安然臣嚮者不敢啓言而

今乃輒茲有請者蓋以方今朝廷無事中外晏然臣亦
幸無任責之重其進退之際既無所嫌避又不繫重輕
故敢直以臣子之私誠自己君父之憐憫臣以守官在
外不得親伏旒宸之前縷陳悃愞臣今已具表章欲乞
一致仕名目就近於潁州居止以養殘年伏望聖慈特
賜開許臣無任祈天俟命

第二表

臣某言臣近貢封章乞還官政伏奉詔答未賜允俞退

自省循奚勝殞越臣聞神功不宰而萬物得以曲成者
惟各從其欲天鑒孔昭而一言可以感動者在能致其
誠敢傾虔至之心再瀆高明之聽臣某中謝伏念臣本

伏念臣本

以一介之賤叨塵二府之聯知直道以事君每師心而
自信然而既乏捐軀之效又無先覺之明用之已過其
分而曾不自量毀者不堪其辱而莫知引去幸賴乾坤
之再造得逃陷穿之危機仍許避於要權俾退安於晚
節今乃苦於衰病莫自支持顧難冒於寵榮始欲收於

骸骨敢期聖念過軫天慈謂雖迫於桑榆未忍弃於草
莽竊以古今之制沿襲不同蓋由兩漢而來雖處三公
之貴每上還於印綬多自駕於車轅朝去朝廷暮歸田
里一辭高爵遂列編民豈如至治之朝深篤愛賢之意
每示隆恩之典以勸知止之人故雖有還政之名而仍
享終身之祿固已不類昔時之士無殊居位之榮然則
在臣素心雖切退休之志迹臣所乞尚虞僥倖之譏伏
望皇帝陛下惻以深仁矜其至懇俾解方州之任遂歸

環堵之居固將優游垂盡之年涵泳太平之樂惟辛勤
白首迄無一善之稱孤負明時莫報三朝之德此為慚
恨何可勝陳

第二劄子

臣近以疾病衰遲再上表一作封章瀝陳血懇乞一致仕
名目以養殘年聖恩憐憫不忍遽棄特降詔諭未賜允
俞承命之際惟知感泣臣竊以七十之制雖著禮經而
歷代以來人臣進退多不拘此有年已過而不得去者

有年未及而可以去者蓋以人有賢愚理難一槩

一作致

其或上智高才元勲舊德用捨去就繫朝廷得失輕重

者故雖年已過之理不得去而人皆不以為非也若中

常之人碌碌備位存之既無所益去之亦無可思其用

捨不為得失去就不繫輕重其人苟能量分知止奉身

而退朝廷則必嘉其趣尚而成就其志故雖年未及而

特許其去而人亦不以為非也彼中常之人者居常則

無足可稱及能識分自量不待年及而知止則尚有一

節可取故人君推樂賢養士之心務欲獎成其名節所以不待年及而亦一作方許其去也如臣愚陋不敢過自

陳其不肖輒竊自比於中常之人所謂碌碌備位存之

無所益去之無可思而用捨去就不繫朝廷得失輕重

者臣某是也然臣比於中常之人猶有不及者貪冒榮

寵過其涯分荷三朝之恩德而無所報効被小人之摧

辱而不能遠去固非有識分知止之明而直以疾病侵

陵心神資耗力不能勉然後不得已而自陳耳此臣自

媿於心者也雖然臣以犬馬之賤蒙陛下天地養育之恩始終保全以至今日惟晚暮一節尚賴君父之仁獎成其志臣今已具第二表陳乞伏望聖慈特賜開許一作允今取進止

第三表

臣某言臣近者再貢封章乞從致仕伏奉詔書宜不允者竊稽典禮退止一辭上贖睿慈臣今三請雖未忍弃捐之意曲煩再諭以丁寧而不勝迫切之誠尚冀終蒙

於開可臣某

中謝

伏念臣稟生至陋力學不強徒以略

誦仁義之言粗知廉耻之節早緣一藝擢自諸生智非

先見之明材無適用之敏但知報國不敢謀身惟枉尋

直尺之不為故圓鑿方枘而難合以至被侵凌於羣小

遭詆毀之百端而臣忍辱強顏踰時歷歲益思責任之

方重顧於去就而難輕今者幸蒙寬恩獲保孤拙脫於

死地優以便藩既無效於勤勞徒坐尸於寵祿加以艱

危備歷憂患已多老將疾以借來形與神而俱瘁昔而

少健黔驢之技已殫今也病衰駑馬之疲難強始露肺
肝之懇乞收骸骨而歸迹臣前後之心可見遲徊之久
不敢為於妄舉蓋幸冀於必從伏望皇帝陛下推天地
之仁垂日月之照察臣既非狷憤以肆一朝之忿又非
矯激而希高世之名本由多難之餘誠以不能而止矜
其朽憊賜以哀憐許上印章退居田里使病樗擁腫盡
爾天年庶鶴逍遙遂其物性幸克成於素志惟仰賴於

鴻私

第三劄子

臣輒有血憇上干天慈意迫言煩合從誅戮臣近以衰年疾病三上表章乞一致仕名目伏蒙聖恩一作慈累降

一作累降

詔諭未賜允俞祇服訓辭惟知感涕臣聞陳力就列不

能者止此臣子之常分也臣以庸謬遭遇三朝誤被獎

擢叨塵二府論其報効初無取

一作補

於毫分積為怨仇

則不勝於誠誓雖忠邪善惡上則難逃聖鑒之明毀譽

是非下則一付至公之論可以撫心省己自信不疑其

如蹇拙孤危亦已甚矣而猶貪冒榮寵不知進退以至
橫遭誣陷幾至顛擠上賴陛下推天地父母之恩以保
全之察其誠心許解重任假以善地從其私便偷安苟
祿優幸已多而臣量盈氣極福過災生衰疾所嬰積年
滋甚中虛渴涸若注漏危腰脚伶俜僅存皮骨舊患兩
目氣暈侵蝕日加昏暗簽書文字轉覺艱難一郡之間
事多曠廢是敢直露肺肝願還印綬而皇慈垂惻未忍
遽弃三賜詔諭慰以恩言中外之人皆知聖君恩禮之

數過厚於臣者至矣而臣之懇惄迫切不能自止之誠亦已至矣伏望聖慈憫臣衰殘哀臣懇迫特賜允臣累表所乞俾以本官致仕一作政歸老田間一作廬則臣雖死之年猶生之日今取進止

第四表

臣某言臣累貢封章乞從致政伏奉詔書所乞宜不允者未忍遽捐幸曲憐於舊物尚茲再贖蓋中迫於危誠進冒誅夷俯深頃越臣某中謝伏念臣以一介無能之

賤荷三朝特達之知仁宗擢自諸生俾參二府先帝力
排羣議深察孤忠暨逢神聖之纂臨竊幸風雲之感會
至於辨正誣枉保全始終雖天地之施無私恩非責報
而犬馬之微自効力不逮心繼之衰疾之纏綿加以年
齡之晚暮寵榮既過小器盈而必顛筋力已疲飛鳥倦
而思止輒露乞身之請願詣解組之歸而皇慈惻然明
詔屢下示廓含容之大度慰安憔悴之餘生祇服訓辭
惟知感涕然而忠信所以事上理無弗踐之空言進退

各有其宜力或不能而當止雖禮著引年之制必待及時而身有負薪之憂亦容辭仕是敢再殫悃愞仰冀哀矜伏望皇帝陛下軫堯舜之深仁推乾坤之曲造憫其確至賜以允俞俾還頽尾之居遂養漳濱之病再念臣早從壯歲粗學文辭久冒榮階常豐祿賜尚能遇樵夫而談道宣上德以諭愚民與故老而揮金均君恩而榮里巷此聯一作談王道
揮賜金似衍二字以終晚節永荷鴻私

第四劄子

臣近者累具章表劄子披述懇誠上干宸造乞一致仕
名目歸老田廬伏蒙五降詔書未賜俞允訓諭丁寧恩
意深至捧讀之際惟知感泣而臣情迫於中不能自止
者蓋以疾病侵攻心志衰盡欲於未填溝壑之間自為
苟且朝暮之計是敢更瀝肝膈一作膽冀蒙哀憐臣自治
平二年已來遽得消渴四肢瘦削脚膝尤甚行步拜起
乘騎鞍馬近益艱難而兩目昏暗多年舊疾氣暈侵蝕
積日轉深視瞻恍惚一作恍恍數步之外不辨人物至於公

家文字看讀簽書動成妨廢臣本庸常之人非有深識

遠慮每見比來臣僚多因疾病致仕其人既遂閑退往

往稍復康安

一作寧

臣伏自念無才無能叨竊榮寵滿盈

之罰福過災生亦欲量分知止辭去官祿庶於晚暮之

年少免災疾之苦又臣所患眼目

一作疾

自今年春夏以

來日更增加其勢未止惟恐年歲之間遂成廢疾若幸

於未廢之前獲遂退休之請與其病廢尚竊美名臣之

恩慮所希實止於此臣遭遇明聖過蒙知獎其孤危蹇

拙之迹荷保全終始之恩可謂至矣而未知報効遽迫病衰天心仁憫必垂矜惻臣不敢避煩言屢贖之罪今已再具表陳乞伏望聖慈特賜開許今取進止

第五表

臣某言臣近者累具陳乞願還官政伏蒙聖慈五降詔書未賜俞允上恩曲諭已至矣而丁寧下愚弗移但頑然而迷執論罪合當於誅戮原情尚冀於矜從臣某

謝伏念臣以空言少實之文守泥古不通之學遭逢亨

會玷竊寵靈祿利已豐乃辭臣力息私未報輒欲便身
推是以言固難逃責若乃艱危險陥僅存將盡之餘齡
沮辱摧傷無復平生之壯氣加以形骸衰颯疾病侵凌
顧難戀於軒裳遂退甘於畎畝語其此志又若可哀自
伸五請之勤已涉三時之頃天慈惻隱聖度優容謂駕
馬雖疲念服輶之已久而著簪至賤閭舊物而不忘固
當上體至仁勉安厥位而夏秋交際痾疹日增弱脰零
丁惟存骨立昏瞳眊常若冥行既未知痊損之期終

當廢去而苟遂退休之懇尚竊美名是敢更殫悃愞之
私冀動高明之聽伏望皇帝陛下推乾坤亭育之施回
日月照臨之光少寬屢贖之刑俯徇至誠之請庶使戒
滿盈而知止免災疾以全生老安治世之和永荷終身
之賜

第五乞守舊任劄子

熙寧元年閏月

臣今月六日準樞密院遞到詔書一道以臣上第五表
乞致仕伏蒙聖恩未賜俞允者伏念臣以庸虛淺末之

學遭遇三朝荷非常不次之恩寵未知報効之方而遽
迫衰病自懼盈滿思慕古人知止之節願於聖世獲遂
退休陛下仁聖寬慈俯哀誠悃既恕其屢贖之罪未加
誅戮而又推天地父母之恩不忍遽令退去六降詔書
丁寧訓諭感極惟泣不知所容再念臣昨蒙恩許守此
便郡以養衰殘今到任已及一年蓋為脚膝乘騎鞍馬
艱難憂慮非時別有移替欲望聖慈許臣且更於此將
理一二年間若稍獲安痊則不敢上煩聖聽臣以孤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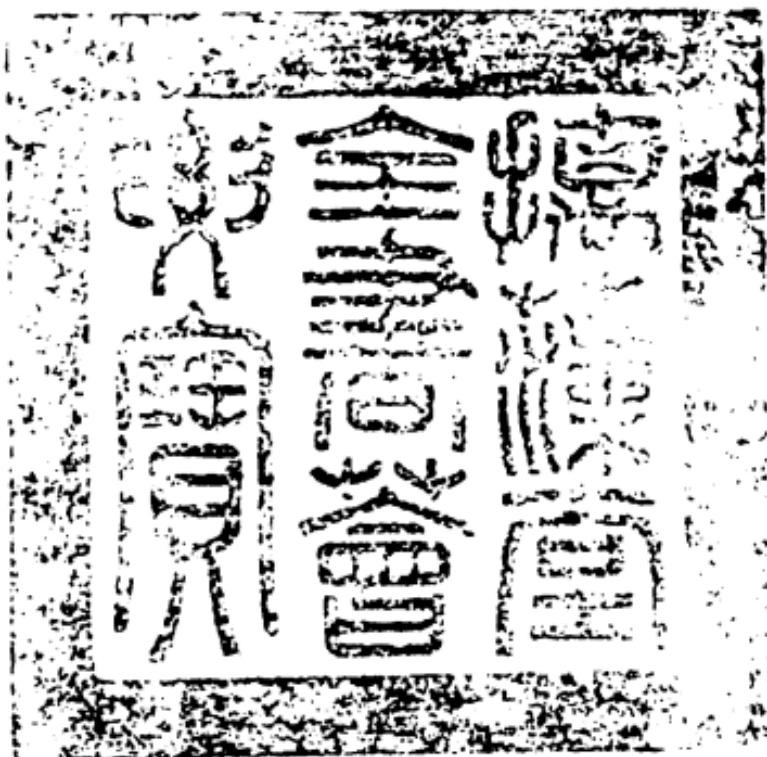
蹇難之迹荷陛下始終保全之恩以至今日猶以衰殘
疾病之懇煩君父含容養育之私臣無任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九十三



文忠集卷九十三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孫希旦

謄錄監生臣費恩綸

欽定四庫全書叢書要

集部

文忠集卷九十五

四

臣王杰詳校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文忠集卷九十四

宋歐陽修撰

表奏書啓四六集第五

辭免青州第一劄子

熙寧元年八月九日

臣今月八日準樞密院遞到誥勅各一道蒙恩授臣兵部尚書依前觀文殿學士知青州者伏念臣近以疾病衰殘累上表章陳乞致仕天慈憫惻六降詔書未賜俞允臣以訓諭丁寧不敢更煩睿聽然臣久患脚膝乘騎

鞍馬艱難又到任已踰一年深慮非時別有移替已具
劄子奏陳乞且於亳州將理一二年間若稍獲痊安冀
可陳力敢謂聖恩優異命出非常超轉官資移委大都
再念臣累年瘠渴衆所具知肌體瘦削精神昏耗本以
衰羸懼難勉勵遂乞休致今青州所管一路寄任至重
實藉幹才以臣居之必至曠敗兼臣所患脚膝道路乘
騎鞍馬艱難欲望聖慈特賜矜察許臣且守舊任冀得
將理衰殘所有誥勅臣未敢祇受已送軍資庫寄納今

取進止

第二劄子

熙寧元年八月二十八日

臣今月二十七日準樞密院遞到詔書一道以臣辭免
青州恩命所乞宜不允者臣竊惟表海名邦青為重地
聖恩優借以寵衰殘豈合固辭上煩宸聽伏念臣情有
迫切不能自己者蓋臣近以疾病侵陵心志昏耗方瀝
血懸乞從退休陛下曲賜矜憐不忍廢棄丁寧訓諭未
賜俞允今則忽被新恩有此遷擢乃是臣乞退休而得

進秩方稱疾而領要任則臣嚮所陳請矯激欺詐以要恩寵之罪何以自逃雖天度寬仁未以此責臣而臣之心顏何以自處使臣筋力可以勉強猶當陳述義理必冀獲辭以免清議之責况臣衰病羸悴實如累表所陳陛下推天地父母之恩未忍廢退且令苟祿養疾於便郡臣已不勝僥倖之慙豈敢更望遷進况亳州於近邦之中尤為善地前後曾任兩府臣寮如陳執中宋庠皆得養疾於此者甚多伏望聖慈憫臣衰病哀臣誠悃俾

臣且守舊任更將理一二年間苟其筋力稍完則臣盡瘁薄効豈無犬馬識恩知報之心所有降到詔勅臣不敢祇受見在本州軍資庫寄納伏乞早賜許臣繳納臣無任

第三劄子

熙寧元年九月

臣今月十四日準樞密院遞到詔書一道以臣辭免青州恩命所辭宜不允及準中書劄子奉聖旨令臣便受勅告疾速發赴青州本任者伏念臣自去春蒙恩許解

重任俾守便郡以養衰殘方及一年忽被恩渥超轉官資移委藩鎮聖恩眷異便當祇受豈合固辭上煩睿聽臣罪當萬死然念臣義迫情切不能自止者緣臣久患眼目脚膝心志昏耗自懼盈滿乞從休退六蒙詔諭丁寧深至臣上體聖眷殊常未敢固辭再贖方且乞更將理一二年冀少痊安庶可勉彊而不圖遽被遷擢之命臣竊思聖恩本以憫臣憔悴加以寵榮以慰臣之衰暮而臣蹇薄羈危不能上副恩眷今進退皆觸於罪戾蓋

臣若進而祇受則有連章累懇矯激欺詐以邀恩寵之
罪而其罪大若退而懇辭則有稽違君命煩言屢贖之
罪然比於矯詐邀恩則其罪似輕在臣愚計自擇則固
當逃大罪而就輕罪臣又竊惟陛下所以保全愛惜臣
者至深至厚矣亦必不使臣至於大罪也故臣披瀝肝
血不敢避煩言屢贖之誅臣所患眼目腰脚前奏已具
陳述不敢虛矯欲望聖慈於未許臣休致間且令臣守
舊任便於將理所有勑告見寄納本州軍資庫稽留君

命多日臣曉夕憂惶如履冰炭伏乞早賜許臣繳納臣無任

辭轉兵部尚書劄子

熙寧元年九月

臣近蒙恩除臣兵部尚書移知青州臣已三具劄子辭免伏奉今月二十五日詔書所辭宜不允者聖恩優異訓諭丁寧便當祗命而行豈合上煩睿聽罪宜誅戮無以自逃然臣懇血之誠猶有不能自己者伏念臣本以衰羸疾病方乞退休遂茲遷擢義迫難安所以懇祈辭

免至於恩典超優遷轉頻數使臣不因疾病乞退亦合
猥辭蓋臣近自去春由尚書吏部侍郎轉左丞未逾兩
月又超轉三資除刑部尚書今纔逾歲又超轉兩資尚
書六曹一歲之間超轉其五無功之賞公議豈容此臣
所以不避煩言屢贖之罪而上干宸造也然臣已三被
詔書慰諭深切進退惶惑不知所措敢不力勉衰殘上
副恩眷臣今更不敢辭免青州差遣若得祇守舊官而
往庶幾可免矯激邀求之責伏望聖慈察臣悃愞一作

特許免臣轉官恩命繳納近降誥勅所有青州差勅臣見別候指揮今取進止

青州謝上表

熙寧元年十月

臣某言伏蒙聖慈特授臣兵部尚書依前觀文殿學士知青州軍州事充京東東路安撫使臣已於今月二十七日赴上訖掌國五兵叨進中臺之秩宣風一面俾綏東土之人祗荷寵靈徒知殞越臣某 中謝伏念臣學非通敏材實空疎幸逢千載之休明誤被三朝之獎擢久

陪法從嘗與政機國恩未報而自己先衰世塗可畏而
命亦多蹇頃緣災疾遂決退休敢期上惻於皇慈未忍
遽捐於舊物而復過推優渥以慰癃殘惟孤拙之無堪
蹈艱危一作虞而已甚世之所榮者臣之所懼人以為寵
者臣以為憂是敢輒殫悃愞之誠累贖高明之聽迫於
危慮罔避煩辭而聖度并容寬其罪戾恩言屢降譬以
丁寧知成命之難回勉覲顏而祇受而况全齊舊壤負
海與區民俗富完而鑿井耕田各安其業詔條寬大而

奉法守職足以脩官內省庸虛奚勝忝幸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日新求治天覆推仁謂簪履雖為於賤微尚堪收錄而犬馬苟豐於豢養猶可使令臣敢不策勵疲羸勤思夙夜庶期盡瘁少答鴻私

謝南郊加食邑五百戶表

熙寧元年十一月

紫壇高峙式薦於精禋皇澤靈流推行於大慶祇膺寵數伏功兢營臣某中謝伏惟皇帝陛下出震膺期繼文興治百度講明於新政羣生涵泳於至和乃考舊章聿

思報本謂三歲一郊之禮必舉以時俾四海九州之人
並受其福遂因景至躬款陽丘萬國充庭其誰敢後六
卿聯事各以其官而臣職忝頒條位拘守土執豆籩而
祇役罔獲施勞逮惲翟之俊餘逮蒙均惠無功受賞莫
遑俯偃之辭盡瘁事君惟誓糜捐之効

謝傳宣撫問賜香藥銀合表

熙寧二年三月

臣某言今月二十五日伏蒙聖慈差入內內侍省西頭
供奉官王延慶傳宣撫問仍賜臣香藥一銀合者祇命

有嚴瞻天威而不遠撫躬增惕拜君賜以為榮臣某
謝伏念臣本以妄庸幸緣遭際進陪國論莫贊萬機之
微出布政條未聞五月之報屬北州之災隣隣東土之
封疆皇帝陛下子育黔黎仁深覆載閔扶攜而轉徙軫
宵旰之焦勞而臣職在撫綏任叨寄委曲煩訓諭備極
丁寧仍因使傳之馳特示恩顧之寵臣敢不恪官自警
祇事以時惟善是從勉企前人之迹俾民受賜上寬明
主之憂

謝賜漢書表

熙寧二年三月

臣某言臣伏蒙聖恩賜臣新校定前漢書一部已於今
月日據進奏院遞到臣已祇受訖者俯躬承命拭目生
輝臣某中謝

竊以右文興化乃致治之所先著錄藏書

須太平而大備惟漢室上繼三代之統而班史自成一

家之書文或舛訛蓋共傳之已久詔加刊定俾後學之
無疑一新方冊之文增煥秘書之府而奏篇之始方經
衡石之程賜本之榮惟及鈞樞之近敢期孤外特與恩

頌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曲軫睿慈俯矜舊物謂其嘗與
臣隣之列不忍遽遺憐其自喜文字之間俾之娛老然
臣兩目昏眊雖嗟執卷之已艱什襲珍藏但誓傳家而
永寶

乞壽州第一劄子

熙寧二年冬

臣輒瀝誠懇上干天聰一作聽

臣本以妄庸逢時竊祿寵

榮踰分報効無聞頃在亳州嘗以疾病乞從休退聖恩
憐憫未忍遽捐累降詔諭丁寧備至適會東秦閼守誤

被選差超轉兩官委以一路臣亦屢陳朽憊既不獲辭
便當策勵延疲上副憂寄而臣迫以年齒晚暮近日以
來心力俱耗事多健廢一作忘腰脚舊苦拜起艱難兩目

氣量尤更昏然僅分黑白雖勉力支持日虞曠敗兼臣

到任已及一年有餘欲乞就移淮潁間一差遣以便私

計伏望聖慈特賜憐憫許差臣知壽州一次冀一作庶就

閑僻苟養衰殘今取進止

第二劄子

臣近以疾病乞就移知壽州一次伏奉今月九日詔書
宜不允者聖恩優假訓諭丁寧迫以危誠不能自默再
煩睿聽罪合誅夷伏念臣舊患眼自己十餘年又苦渴
淋亦五六歲年日加老病日加深晴瞳氣暈侵蝕幾盡
脚膝瘦細行步艱難自入今歲以來心神又更昏耗事
多健忘動輒差失九州一路寄任匪輕勉彊延殘日虞
曠敗况臣貪冒榮寵過分已多年齒衰遲又復如此理
宜量力知止早自退休蓋臣昨在亳州累陳此懇伏蒙

陛下至仁至慈憐憫舊物不忍遽棄屢頒恩詔委曲慰安欲令且更勉勵故臣今者未敢別有陳請祇欲求准頤之間一便郡苟竊俸祿以盡餘生庶幾上副聖君天
地父母含容養育之恩伏望睿慈特賜矜許今取進止

謝擅止散青苗錢放罪表

熙寧三年夏

臣某言今月二十九日準中書劄子以臣奏乞不俵秋
料青苗錢事奉聖旨不合不聽候朝廷指揮擅行止散
之罪特與放免者有罪必誅是為彞典原情以恕特出

深仁聞命驚慚省躬涕泗臣某誠惶誠感伏念臣以一
介之微賤荷三聖之獎知寵祿既豐初無報効筋骸已
憊尚此遲徊曲蒙大度之并容誤委一方之寄任職當
撫俗責在分憂方茲旰昃之勞心豈敢因循而避事昨
遇國家新建官司而主計大商財利以均通分命出使
之車交馳於郡縣悉發舊藏之鋌取息於民氓而臣方
久苦於昏衰初莫詳其利害既已大誼於物議始知不
便於人情亦嘗略陳衆弊之三冀補萬分之一屬再當

於班給顧已逼於會期雖具奏陳乃先擅止據茲專輒
合被譴呵豈謂伏蒙皇帝陛下深軫睿慈俯矜朴拙免
從吏議特貸刑章夫何草木之微曲被乾坤之施臣敢
不益思祗畏更勵操脩戒小人之飾遂一作非希君子之
改過冀圖薄效少答鴻私

辭宣徽使判太原府劄子

熙寧三年四月

臣準今月二十九日入內東頭供奉官馮宗道到州傳
宣撫問賜臣告勅各一道伏蒙聖慈除臣宣徽南院使

判太原府事伏念臣久苦老疾自今春眼目疼痛及渴
淋舊疾作脚膝細瘦行步艱難自二月已來交割却本
州公事見今在假將理所有今來恩命優異寄任非輕
以臣非才固不敢當兼以久嬰疾病未得痊安見別具
奏章陳乞一小郡差遣次所有賜到勅告臣未敢祇受
已於青州軍資庫寄納別聽指揮次今取進止

同前

臣前月二十九日伏蒙聖恩差中使賚賜臣告勅除臣

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事臣尋已具奏陳未敢祇受今
輒再瀝危懇上干天聰意迫言煩敢避誅戮伏念臣自
至青州忽已踰歲適值年時豐稔盜訟稀少足以偷安
竊祿而臣自以年齒日加衰殘日甚心識昏耗難於勉
彊以謂一路九州不可常幸於無事每憂緩急有誤寄
委所以去冬累陳衰病乞移一淮潁間小郡未賜允俞
之間遂接春陽戒候為風氣上攻眼目驟加昏痛因此
服藥過度發動渴淋舊患甚於初得疾時腰脚枯瘦行

履艱難自三月後來不免兩次交割却本州公事在假
將理百方治療終未痊損敢期於疾一作病告中忽被睿

恩有此差遣一作選不惟寵命優異非臣敢當兼以久病

淹延筋力難彊欲望聖慈曲賜哀憫特許檢會臣前所
陳乞於淮潁間移一小郡俾養殘年所有太原重任必
難久闕人伏乞別選用人上副憂寄今取進止

同前

五月一日

臣近蒙聖恩除臣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事續準中書

劄子奉聖旨令臣依前降指揮疾速起發仍赴闕朝見訖發赴本任者伏念臣以老疾經春方在病假中忽被此恩命自揣才力難當寄任不敢祗受尋已具辭免仍乞一淮潁間小郡見別聽候朝旨次今取進止

同前

附馮供
奉入奏

臣此者伏蒙聖旨除臣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事特差入內供奉官馮宗道賜臣告勅各一道兼傳宣撫問續準中書劄子奉聖旨令臣疾速起發仍赴闕朝見訖赴

任者伏緣臣以非才久病心力衰耗難當擢任之寵兼
自春以來疾病久在假告已於四月二十九日五月一
日兩具劄子奏聞辭免恩命至今一無至今二字祇候提點刑
獄席汝言到任交割公事別聽朝旨次欲望聖慈矜察
早賜允俞今取聖旨

同前

臣今月二十二日一作十日準進奏院遞到詔書一道伏

蒙聖慈以臣辭免恩命未賜允俞者訓諭丁寧理宜祇

受懇誠迫切尚敢煩言伏念臣本以妄庸誤叨器使寵
榮踰分福過災生五七年來纏綿疾病嚮蒙聖念許解
政機仍與近藩俾從優便臣以高秩爵一作厚祿非為養
病之資竊位素餐難又偷安以處所以決謀休致累上
封章陛下尚以一作念簪履之微曲憐舊物不忍遽棄屢
賜安存既又徙一作賜以東州兼委兵民之任然而雖名
一路不係邊防所管九州苦無軍馬加以歲時稍稔盜
訟頗稀臣得以偶免曠愆蓋出天幸而臣常竊自念年

齒日以嚮暮筋力知不復完與其臨事而后辭不若量
分而先止故於一作自去冬再瀝懇私乞一小郡冀就一
稍遷於淮潁得漸近於田廬敢期病告之中忽被優殊
之命超轉一作時貴職付以極邊使臣未至一作遇衰殘尚
非所受而况實難勉強敢不必辭再念臣自在亳州累
乞致仕殆今三歲矣而口誦退休之言身貪榮進之寵
既自違於言行豈不愧於心顏雖聖度之兼容必公議
之難過伏望睿慈曲加憫察特賜追還新命許換近頑

一州則天地父母之恩敢忘犬馬之報今取進止

同前

臣今月十五日準樞密院遞到詔書一道伏蒙聖恩以
臣辭免宣徽南院使判大原府事充河東四路經略安
撫使恩命乞差知蔡州一次所乞宜不允者聖訓丁寧
已煩再諭臣誠迫切難避嚴誅臣竊以朝廷之用人臣
子之事上蓋常察其進退不違於理則可以知其大節
之所守而予之爵祿將以為寵則必使不犯清議之所

非授受之間可謂兩難矣故高秩厚祿人臣所願必也處之無愧然後得以為榮或其義有不安所以容其自免今陛下寵臣者至矣任臣者優矣而臣不幸心懷自愧義有難安敢更竭此一作敢不更竭懇誠必期哀許伏念臣妄以迂儒遭逢三聖寵踰其分器小易盈爰自中年早苦多病臣因竊思前世為人臣者不待伏於床第然後稱疾不必廢其支體然後辭官但其一作以心志已衰筋力難彊則義當知止不可貪榮爾此臣所以不待年及

累乞退休而睿聖慈仁不忍遽棄六賜詔諭備極恩憐
而臣上體聖眷之優殊不敢自決而引去然止當跼伏
閑處偷安竊祿譬諸已之之馬牛俾盡餘生於芻豢而
已此乃粗為合理其如事則不然蓋臣前歲以老告便
超兵部尚書今春以疾辭又轉宣徽南一無南字院使辭淮
南一州則領淄青九州免京東一路則總并代四路是
每求退則得進每辭少則獲多使其一出偶然人情猶
或少恕若其每舉必爾則公議豈復可容雖幸人之未

言顧臣何以自處此臣一無所謂心懷自愧義有難安

二字

者也使臣筋力猶彊尚合懇辭恩寵况臣疾病積有歲

年已具奏陳累

一作屢

于聽覽臣亦竊聞議者以臣腳膝

一作腰脚

未至着床枕

一作第

眼目猶可分人物便謂尚堪驅

策致此誤蒙選任殊不知臣心志已衰精神並耗雖未伏枕實一行尸再念臣本出書生老於文字賦才非敏以學自愚故歷官以來多觸罪辜屢罹憂患蓋以不時務不習人情加以晚年繼之衰疾識慮昏眊一作耗舉

事乖違大抵時多喜於新奇則獨思守拙衆方興於功
利則苟欲循常至於軍旅之間機宜之務則又非其所
學素不經心蓋以病悴已衰之軀持昏眊乖違之見任
素非所學之事一有敗闕雖戮臣身不足以塞責而誤
國之計如後患何使臣粗有愛君憂國之心豈敢不思
及此而貪榮苟得臣蓋一作所宜必辭者三義所難安一
也精力已衰二也用非所學三也然於三者之中其二
尤急若其義所難安者幸蒙聖恩獲免俾臣不取非於

清議而無愧於晚節則陛下之賜臣者榮於高秩厚祿
之賜遠矣至於用非所學致誤國家之計貽朝廷之憂
則當君父旰昃憂勞求治之時聖慮所宜留意也伏望
聖慈哀臣誠至之言察非矯偽之飾特賜允臣屢請追
還新命授一作換一小州則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今取
進止

蔡州謝上表

熙寧三年

臣某言臣伏奉勅命就差知蔡州軍州事已於九月二

十七日赴上訖者負薪嬰疾獲辭四貴之遷剖竹分符
尚忝一麾之守荷寬恩之優假撫朽質以兢慚臣某
謝伏念臣本出孤平一作貧粗親文藝遭逢亨會叨竊寵
榮方犬馬之壯時早無施於尺寸况桑榆之晚景嗟已
迫於衰遲一昨誤被選掄擢升要近付以一方之民政
委之四路之兵機惟寄任之匪輕揣庸虛而內懼輒陳
懇惄屢贖高明敢冀天慈不違人欲還其舊職易以近
藩惟古豫之名邦控長淮之右壤土風深厚物產豐饒

雖宣化班條慚無異術而守官循法足以偷安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惻以至仁包之大度既不責其避事又曲從其便私哀爾庭殘容其僥倖仰被乾坤之造顧非木石之頑臣敢不勉自勵其筋骸更殫盡瘁之節苟未填於溝壑尚知圖報之方

蔡州再乞致仕第一表

熙寧四年四月

臣某言臣聞士之致政而傳家雖著禮經之常制昔有乞骸而稱疾不待年及者固多况臣久苦於病衰早歲

中謝

已陳於悃愞敢茲再贖仰冀哀憐臣某

伏念臣以

一介之妾庸荷三朝之眷獎因時竊位嘗俾贊於萬機

積日累年訖無稱於一善徒緣朴戇動觸機危每煩君

父之保全不殞終身

一作始終

之名節嚮由災疾願謝軒裳

披瀝肺肝累奏封而五上留連寵祿復歲序乏三遷間

被誤恩驟加擢任顧已難於策勵遂復力於懇辭上賴

慈仁曲加憫惻既不責其避事又曲從其便私得善地

之寬閑俾殘軀之養息而臣年日加老病益交攻新春

以來舊苦增劇中消渴涸注若漏卮弱脛零丁兀如槁木加以睛瞳氣暈幾廢視瞻心識昏耗動多健忘雖聖君之念舊廊大度以兼容而隳職曠官實為可畏貪榮竊食難久自安伏望皇帝陛下日月照臨乾坤亭育察其情實賜以矜從許鮮郡章歸榮里閈俾其酣詠樂時之盛化優游為世之幸民以畢餘生永依鴻造

又劄子

臣輒澀懇私上干宸造愚誠所迫罪戾難逃臣自頃蒙

恩許解政事即曾乞一近潁州差遣庶得漸謀歸者上
荷至仁憫臣衰病允其所乞差知亳州到任之明年遂
乞致仕聖念惻然憐其舊物不忍廢置凡五上表章四
具奏劄皆蒙詔答未賜允俞臣以不敢更為煩贅遂且
中止尋又蒙恩超轉臣兵部尚書安撫淄青一路既不
獲懇辭遂免力就任而臣迫以昏衰事多曠廢甫及一
年則又陳乞壽州亦以近潁冀便於歸老未得請間尋
又蒙恩除臣宣徽使移守并門付以河東一路官益榮

任益重而臣身益老病益加不勝憂懼之情所以累瀝
血懸上煩天聽伏蒙睿慈察其誠實養疾便私悉如所
請臣自到今任忽已半年幸值歲物豐成民一作盜訟稀

少坐尸厚祿足以偷安臣上戴陛下父母天地之恩未
知論報之所而身與願違蓋自冬春以來舊苦愈增上
渴下淋晝夜不止脚膝細瘦僅存皮骨行履跪拜艱難
加以眼目昏暗視物睛痛有妨簽書看讀公家文字載
念臣昏衰疾病既已累年量分知止亦非一日寵祿之

榮無容久竊臣今輒具表章再伸舊請乞一致仕名目
欲望聖慈特賜開許今取進止

第二表

熙寧四年五月

臣某言臣近上表章乞從致仕伏奉詔書所乞宜不允
者睿訓丁寧曲加慰諭愚衷懇迫尚敢贅煩將再干於
冕旒宜先伏於砧鑽臣某中謝 伏念臣世惟寒陋少苦
奇凡識不達於古今學僅知於章句名浮於實用之始
見於無能器小易盈過則不勝於幾覆徒以早邁千齡

之亨會誤蒙三聖之獎知寵榮既溢其涯憂患亦隨而至稟生素弱顧身未老而先衰大道甚夷嗟力不前而難強每念私恩之莫報兼之疾病以交攻爰於守毫之初遂決竄漳之計逮此三遷於歲律又更兩易於州符而犬馬已疲理無復壯田廬甚邇今也其時是敢更殫螻蟻之誠仰冀乾坤之造況今時不乏士物咸遂生亮鴈去來固不為於多少鳶魚上下皆自適於飛潛苟遂乞於殘骸庶少償其夙志伏望皇帝陛下哀憐舊物隱

惻至仁察其有素非僞之誠成其識分知止之節曲從
其欲賜報曰俞俾其解組官庭還車故里披裘散髮逍
遙垂盡之年鑿井耕田歌詠太平之樂其為榮幸曷可
勝陳

又劄子

臣此者伏奉詔書以臣再乞致仕未賜允俞恩旨稠重
伏讀感涕臣自熙寧元年初有陳乞迄今四年之間凡
八上表章五具劄子其懇惓迫切言意重複干冒天慈

煩贊聖聽固已可厭而可責矣而蒙陛下未加誅謹曲為優容八被詔音一作答丁寧慰譬此天地父母之仁可謂至矣然臣猶有不得已者臣前嘗奏述古之為臣不必伏於床枕然後稱疾不待廢其支體然後辭官但其心力已衰不能勉彊則自宜知止而不可貪榮此臣前

次陳乞之時所志止於如此爾蓋自守毫迨今又已四年身比前日加老則氣血比前日益衰而疾病比前日益不支持但未伏床枕廢支體耳此臣不能自己者也

臣竊伏思聖君久已察臣區區而未允其請者必以臣
歷事三朝最為舊物聖恩眷眷未忍廢棄而年又未及
去之太早耳然臣前又嘗奏述今之致仕與古之人不
同恩禮優幸不為廢棄至於年未及而早去亦今昔人
臣常事臣竊見實錄所載太宗時有太常少卿孔承恭
者年纔六十一便乞致仕太宗皇帝欣然許之仍特降
詔書褒獎以教勸人倫蓋當時議者不以朝廷許承恭
早去為非而但稱承恭之善又以有臣如此可以勸勵

風俗自為朝廷美事也欲望聖慈少紓聽覽果若致仕
優幸不為廢棄雖年未及又議者不以為非而反為朝
廷美事則理無可疑而臣若蒙哀憐得遂其請則上不
損朝廷之體下不失優幸之恩而又竊知止之名為一
時之佳事則臣之受賜者多矣臣不勝意迫言煩惶懼
激切俯伏待罪之至今取進止

第三表

同前

臣某言今月二十一日準樞密院遞到詔書一道伏蒙

聖慈以臣再乞致仕未賜允俞者恩深煦嫗感極涕洟
雖情有迫於危心不知自止而辭已窮於累牘幾至無
言惟以至誠期於必達自己憐於君父不復訊於蓍龜
臣某中謝伏念臣家世單平性姿中下少從宦學本免
饑寒不自意於遭逢遂進階於華顯然而羣材方茂蒲
柳未秋而早衰衆駿並馳駕駘中道而先乏而况荷難
勝之任用竊逾分之寵榮風波憂畏而慮已深疾病侵
凌而老亦至故自辭於機政即願謝於軒裳蒙上聖之

至仁念三朝之舊物每曲煩於訓諭久未忍於棄捐竊
惟臣之事君必本忠信言不顧行是為罔欺而臣口日
誦於田間身坐貪於祿利可畏至公之議何施有覲之
願每自省循莫遑啟處是敢因避再三之煩黷猶希萬
一之矜從伏望皇帝陛下特軫天慈俯回睿聽察前言
之可復蓋屢請者有年哀下恩之不移俾卒成於素志
徇其所欲乞以殘骸臣若得上還印綬於有司自駕柴
車而即路晚節知無於大過沒身永荷於鴻私

謝致仕表

熙寧四年六月

臣某言今月十七日進奏院遞到勅告伏蒙聖恩除臣太子少師依前觀文殿學士致仕者愚誠懇至曲軫於皇慈寵命優殊特加於常品本期得謝更此叨榮臣某中謝伏念臣猥以庸近之材早遘休明之運不通之學既泥古以難施無用之文復虛言而少實是以三朝被遇四紀服勞蒙德重於丘山論報亡於毫髮而年齡晚暮疾病厄殘輒希知止於前人不待及期而後請自陳

悃愞屢至瀆煩既久歷於歲時始曲蒙於開可仍超加
於異數非止賜於殘骸道愧師儒乃忝春官之峻秩身
居畎畝而兼書殿之清名至於頭垂兩鬚之霜毛腰束
九環之金帶雖異負薪之里一作童何殊衣錦之歸使閭
巷咨嗟共識聖君之念舊搢紳感悅皆希後福之有終豈
惟愚臣獨受大賜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無私覆物博愛推
仁以其夙幸遭逢密契風雲之感會曾經服御不忘簪
履之賤徵致此便蕃萃于衰朽雖伏櫪之馬悲鳴難戀

於君軒而曳尾之龜涵養未離於靈沼餘生易畢鴻造
難酬

乞免明堂陪位劄子

熙寧四年八月

臣伏準今月二日詔書以明堂大禮特令臣赴闕陪位者臣竊惟大饗之禮國家盛典千官分職以奉事萬國駿奔而在庭方以老病衰殘退伏閭里尚蒙天慈曲加記錄特賜詔召俾與侍祠之列此臣子之至榮至幸豈臣克堪而臣不幸早嬰災疾瀝懸累年近蒙聖恩許以

歸老而自春涉秋舊苦增劇脚膝細瘦行履拜跪艱難
伏況祠事恭虔出於彊力而臣迫此疾苦不獲祗赴召
命無以上副君父記錄愛憐之恩臣不勝惶恐

謝免明堂陪位表

合宮大啟爰講於上儀明詔忽頒俾祇於嚴召被恩言
之優渥撫病質以兢營臣某中謝伏惟皇帝陛下仁聖
聰明憂勤慈儉遂羣生而涵育臻至治於和平乃因萬
物之成秋爰即九筵而展禮陟降薦獻百官以職而各

供膺受福釐一人有慶而咸賴而臣近辭印綬方伏田
廬當與庶民並蒙餘澤敢期睿眷尚錄孤辱俾陪在外
之臣來預侍祠之列載念臣自緣災疾幸獲退休殆未
踰時尚嬰舊苦雖朝廷禮樂之盛得與者為榮而犬馬
筋力之衰告疲而已久既不能於策勵姑自信於竒也
太史滯於周南惟知歎命子牟瞻於魏闕但極馳心

謝明堂禮畢宣賜表

即寧四年九月

臣某言臣今月十七日伏蒙聖恩特差右班殿直王昌

賜臣衣一襲金腰帶一條銀器一百五十兩絹一百五
十足米麵羊酒等者太室精禋方集神明之貺簾門增
耀亦需慶賜之優祇受以還兢營失措臣中謝伏惟

皇帝陛下垂衣致治盡志奉先率循三歲之舊章時舉
季秋之大饗四方萬國執玉帛以盈庭羣卿百司潔豆
籩而恭事而臣以衰殘之病質荷寬假之深仁方居誠
訟以偷安莫覩朝廷之盛禮璽書賜召不遑祇命而趨
使指就臨特被匪頌之寵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容之大

度推以至慈念簪履之雖微猶為於舊物閔桑榆之向
暮俾慰其餘生惟嗟犬馬之已疲莫報乾坤之大施

代作三首

續添

代進奉承天節絹狀

右臣伏以重熙纂歷載誕啟辰正寧陳儀允昭於嘉會
庶邦脩貢咸効於駿奔前件絹三壤所宜九賦攸出備
諸宰旅寶纖篚以非工竊比野人得美芹而是獻虔誠
斯至欣頌咸同

代進奉土貢狀

右臣伏以百嘉咸茂允賴聖功九貢所儀備存方志前
件物出於蘭稅載厥仙經疏密有程甘馨可采以時述
職庶六尚之攸資向日傾誠保億齡而是祝干浼宸造
臣無任

代薛仲孺乞御篆神道碑狀

右臣輒瀝哀懇上干睿聽人子之志蓋急於顯親天心
至仁仰冀於從欲伏念臣先臣奎早以孤直遭逢盛明

自結主知參預國政讜言忠節著在朝廷遺德餘芳宜
刻金石伏見兩府舊臣之家所立神道碑多蒙聖恩賜
以御書名額臣今欲於先臣墓隧刻立碑名欲望聖慈
特賜御篆神道碑額所冀神翰之光照臨幽壤不獨榮
其後嗣實以勸於事君謹具狀陳乞以聞

文忠集卷九十四

文忠集卷九十五

宋歐陽脩撰

表奏書啟四六集第六

上胥學士

偃

啓天聖六年

某聞在昔築黃金之館首北路以爭趨附青雲之名使西山而起價誠以求千里之迹者先其市骨得一字之寵者榮於袞章而况天下之風采聳聞口吻之雌黃並出以末塗之俗擬說定鑒於妍媸目論所加能令重於

九鴟髦端或倚可使逸於太霄是宜殫重趼宿春之勞
懷漫刺署里之字鋪論有素題品攸歸伏惟某官稟粹
天英抽華道秘虹蜺遠映拂霄堦而垂光黼黻摛文绚
雲河而發藻遊士鄉而著品入聖域以踐優爽爽之聲
軼前良而通美琅琅其璞瑞昭世以稱珍爰自覽輝下
翔階木特起掎袂於羣英之彀頽弁乎千齡之辰列坐
棘以聯曹署法庭而奏讞若若懷綬宛轉於一綸翹翹
聘車雍容於半刺陳仲舉以題輿而擅美何恭祖以纜

幘而馳稱垂腰佩刀見賞三公之器追鋒給傳終膺雙
武之皮第連最以推高賁初儀而上獲公車以兩令而
持牘綿几以十篇而奏文禪衣曲裾暮召大臺之對尚
方給札霈灑鴻都之毫雖西崑者冊書之藏是開乎仙
室而東壁者文章之府載郁於時風居為顯化之階式
是育材之地爰膺麗正之選首被集仙之名白蟬芸簡
以生香茲焉辟惡紫袞荷囊而備問最近清光固已丹
轂解嘲天祿草經而擬聖金刀博學太一秉藜而下觀

項緣泛駕之求亟發違行之訟耻從吏對出檢猾商謂
軒冕之儻來視同於寄物履名教之中樂坦照乎清襟
旋闢掌於郡條久從容於別乘一麾出守固雅尚之所
存千里佩青乃上心之攸注距撻江之清郡標軍壁之
上游犬旄之警無譁賈室之繁甚富足以坐棠聽訟閑
閣凝神秀野頌春過衡臯而倦目清言捉塵臨雅俗以
鎮浮然而未央居半夜而生思安石以蒼生而待一作
特起望之補吏意雅在於本朝主父出遊帝已嗟於見晚

行奉一封之傳入隨二節之趨見堂堂之姿送之迄目
對顥顥之表威不違顏登涉乎赤墀之塗進重於高門
之地卓然遠韻度越諸公霑芳潤者漱其清芬仰龍光
者思其一作於末照英風有煥物議攸歸矧此妄庸盍希
品目伏念某社樗櫺槁膏棗鈍昏抱器質以何堪賦天
機而甚淺晞髮華旦徒跂於清流措足英纏終慙於遠
到自遭家之不造早遂一作達生於百憂茹歎之音悲存
乎手澤動明之韻遠失於先時西華以孤露而見哀庾

信以流離而多感矧復齊氣多緩弛筋甚驚乏朽木之先容無一錢而為地旁魄而論都邑則被僉父之訶頑鈍以取世資但聽斲輪之曉終非令器第因窮塗一昨竊萬家之應書隨重車而上計方策條對僅至猥并雅拜匪儀失於盤辟甘觸聞而引去但飲墨以蒙羞卧漳濱而養疴竄身茲久弔湘繫而感賦些語迷招當樹之於無何宜匠者之不顧而或竊先生之餘論企諸公之末暉聞伯夷之名增其懦氣伏海濱之下久以望風是

敢強飾固陋之容庶伸伏拜之謁綴窮愁之汗簡奏蕪
累之庸音竊覩崇闕將塵隱几登太山者小天下在培
塿以宜慚奏咸池而張洞庭非蛙咬一作蛙之可度然一作
伏遇某官量波無際宇蔭甚穠一作濃推轂成猷噓枯振
德襄陽秋於皮裏不言備乎四時吞雲夢於胸中兼容
盡於一介幸望許承音旨少貶光塵曲垂褒采之私俾
獲題評之目如是則六轡在手驥足何滯於蟻封五色
成文樂節或資於牛鐸荷恩有素累牘奚陳

胥學士答啟

伏蒙眷私以盛製文筆二編先之長牋為贊者恭以某人象輿異稟龍輔至珍奉奕世之貽謀克隆堂室傾羣言之妙旨深達淵源伏一作膺聖域以惟勤策足俊蹠

服

而迥異敏學該乎變貫英識極於覃研秉節高奇發清

吟於梁甫締交名勝綴雅聚於蘭臺飄飄之逸思無窮

籍籍之芳塵自遠偶効一飛之翼行躋多士之魁何誤采於虛聲辱遠垂於厚顧方披覽表遽捧雄篇恣探賞

以忘勞信窺測而靡暇幽意絢於道德高義薄於雲天
飛染道麗以盈箱彫績紛華而滿眼賞孫詩之零雨何
止一章贊沈賦之確星豈惟數句固將備西崑之王府
奚獨易東堂之桂枝允矣難能誠哉可畏雖亨衢自至
靡資左右之先容而名路共成敢惜齒牙之餘論

謝胥學士啟

近贊蕪音仰塵紬几載形答復深極褒稱弊帚無庸愧
藏家而自享重言外獎干尺牘以必珍始繩窮而匣開

爛然在目旋骨驚而心折至矣聞音退揆頑疎陰加震
疊竊以昔者魯袞垂乎一字寵極於華章汝月更乎坐
評自成於往法得河南之口占多藏去以為榮獲江左
之筆蹤則神明之來復至有不喜人事常堆案而弗訥
靡答私書或矜才而格物未若翠綾鳴玉之彥蘭臺金
馬之英品風流坐正物之源交士林忘公侯之貴俯存
寒素之目毋密磬咳之音免墨流英洒鴻都百金之筆
犀談對客發荊州一日之函有煥私藏因為殊遇某倥

蒙惟舊操檢弗支乏沃若之軒冕有尾兮之長醜顧右
臂而為彈早歎爾疲雖左肘之生楊徒能殫化爰以自
童髮之交剪浴聖日之光華勉紹箕裘懼隳門素冠乎
枝木莫踐化人之場鈍若神槌爰對囊錐之願一昨與
偕外計續食縣官之郵召詣中臺果玷浮華之目州間
貶於素論篋行棄於祭芻委末路而弗振與清涂而自
隔然或鼓舞至化呻吟變儒效騷人之鬱伊慕漳瀆之
模楷品之上下曾弗齒於鍾評擲中宮商宜遠慚於孫

賦奚辨麗而可紀徒骯髒以興譏何弗避於詆訶輒外
彰於嗤鄙蹉跎短韻迨無取於繁轔盧胡見貽乃自珍
於乾璞所期用覆醬瓿譬十年之練都投置皮箱資一
筭於相樂伏蒙某官憫范愚之無似加品目之惟優醜
以愛忘音緣賞奏許上修名之謁獲伸拜德之恭後堂
執經飲陪一內之賜西齋坐宴密親三雅之歡執如意
以指譚務車轂而推引噴咳珠玉大小以之成珍指顧
飛沈眄睐於焉起色出乎望表溢乃情涯而復俾十倍

而增榮示一嘆而為美當黽間之多暇枉虞筆以摛文
縕旨星稠襞牋雲落布帛之言甚暖暴以秋陽齒牙之
論所加重於大呂譬以明月闇投於人不意此音猥來
入耳謹當納藏行褚歸耀當間襲以十綿為天下之至
寶脫復一讀解體中之不安貴洛紙而爭傳與吳刀而
共布隱恩所及頂踵奚勝

謝國學解元啓

天聖七年

右修啓伏覩解文濫膺名薦肆三合雅方列於胄筵旅

百在庭遽陪於方貢惟遴東之彌衆叩首舉以為榮飾
讓無從循涯有溢竊以姪庭講治務多士之思皇漢席
遲一作優賢以得人而為盛然皆謹能書而上獻始揚進

造之名隨計吏而與偕乃署秀廉之等一適謂之有德
九變選乎知言所以樂育羣材並贊郁乎之化潤色鴻
業協暢炳然之風用登至平皆由此道而况成均講藝
昭五帝之遺文辟廢環流聳三宮而對峙自京師而首
善俾天下之向風卓爾丕彝垂之來葉皇上握褒文而

統理坐法宮以垂精並舉豐規不揚先烈恢迂衡之至
治攬入殼之羣雄躬孝武招徠之勤紹永嘉敦樸之舉
取之數路並用文武以兼通託之百朋思講天人之相
與並申辨論之法持為孝秀之門責土著以占名謹一作
詳鄉評之清議一郡國之衆咸或使得以應書百孝
廉之羣皆勸令其趨駕固以厚一馬乘輶之聘光束帛
賁園之招張羅挂雲盡取於逸翮傾崑取琰無復於遺
珍超振古以無前契千齡而猶是而復詔大胥之掌版

登遊倅於上庠謹從事以新書先考言而明試才可嘉
於辨麗擇之妍詞言析理以精詳求於闇論當此三道
使無諱以著于篇對有百人盡揮毫欲善其事自非行
能高妙業履優殊闊覽乎九家之流含漱乎六藝之潤
講乎高誼而已久識必研幾施之當世而可行言皆詣
理則何以當重圍之樹棘並列於名聞佩後席之容刀
得趨於臺試如脩者天機甚淺俗韻素冥響未徹於一
舉器不賣於當世瑣尾成乎長醜寒素本乎後門撫頑

鈍以無庸常拙艱而茹歎首戴蒲而服業早失先疇書
剖楹而發函僅存手澤毀瓦居慚於志或作食不龜安

可以得封勉為佔畢以呻吟動取戲儒之詬病晞髮光
華之旦徒慶於逢辰策足英雄之躋奚能於遠到嘗因
續食於縣次獲陪侍詔於公車對策無為終以空言而
罷雅拜非禮幾坐舉者之人辱皮相以堪羞耗心氣而
都盡諱窮極於反袂緘羽嗟其觸隅學揣摩而不成反
嗤於丘梗旁離騷而發詠幾吊於湘累志銷落以堙沈

迹零丁而孤苦項自脫身僑籍著錄師畧學狗曲以見
譏肆鱠堂而卒業入梁茲久敢期英俊之並遊論都未
成殆以儉荒而見隔對合鰜而記食蹤訛履以倦遊會
深詔之急賢俾命鄉而論士靡慚銜鬻之技上充跡弛
之求輒以復來勉茲再鼓當翰場之斯闢接雋軌以並
馳禿千兔之毫筆不停而爭綴舉連帷之袂袍何白以
大紛曾是鯁生最當前列躡躅燥吻舌不下以喬然彫
琢曼詞思彌枯而兀若率有枚生之累句僅同睢苑一

范

之後成日佇報聞陰圖引去夫何濫吹之曲誤中程
文之規用冠譽髦越陞上級屏間誤墨本無望於成蠅
竈下焦桐豈有思於為器玷茲褒采實駭羣倫顧揚粧
以增羞在冠鼈而曷稱再循竊據實用覲顏此蓋伏遇
某官表燭羣倫丹青上化雌黃在口捉塵尾而不休剪
拂長鳴託旌旌一作端而可逝因興民於三物務推轂於
諸生致此妄庸及於甄采敢不仰銜提獎益勵進修磨
鈔鈍以為銛策蹇步而晞驥哆兮箕舌已簸糠而在前

沛乎鴻毛使培風而直上用於知己答乃初心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謝進士及第啟

天聖八年

楓宸蠖濩方贊趨而在庭雲幄靚深遽臚傳而唱第竊顧無庸一作用之品仍躋異等之科祫服寵靈實增震悸竊以思皇之詠多士雅頌播於姬庭間出之有異人文章炳乎漢德選知言於九變東都下深詔之辭開孝秀之一門唐家有得賢之盛皆所以招徠時彥樂育人材

講求精祲之原潤色帝王一作皇之美卓為往範垂照來

文忠集

計車之偕上首方貢以前陳委密侍之鉅賢先春闈而

今不哉文物之華屬我神靈之運國家右賢興治若古
敷猷休聲塞乎淵泉至德湧於烽火彌文上化疏璧水
以環流儲精太寧坐萬象而講道爛乎舜日之晏晏煥
乎堯章之巍巍而且優游巖廊夢想豪俊下賢書而旁
午諭上意之丁寧復詔策於廉科謹鄉能於歲舉馳封
一馬使者在道而相望翹首羣英天下嚮風而咸靡建
計車之偕上首方貢以前陳委密侍之鉅賢先春闈而

覆校璽筆署乎重棘奏可而後行錦几坐乎中楹親臨
而明試森陳奏牘逮兩令之不勝精閱書衡幾百斤而
未止自匪該明治具佩服儒規行實謁乎徽猷識宇包
乎賢業寢明寢昌之畢講學際乎天人之交至纖至悉
而不遺言達於國家之體則何以上當乙覽榮中甲科
聯俊乂以服官陪英雄而入彀如某者風猷靡立操植
素倫樹樗甚乎液構膏棗嗟乎昏鈍戴枝冠而竦謂切
愧命儒問天一作尺咫以不知終然懵學加以素鍾舛運

生遘百罹自剪髮以交垂已不髦而茹歎逐耕夫而衣
襪早去先疇署生版以占名轉隨僑籍流離末路怡儻
後塵借譽羣公之遊本無題目接足諸生之後多見排
根嗟盛際之親逢忍窮途而自竄陪貢薦於百郡每與
計偕飲試墨之一升嘗從罷去退慙蹠蹠數此隻奇撫
骨嗟乎淪鋪卷迹甘於藏密然而良裘學治惜先芬而
懼隳母髮垂星感親闇之思養未及衰於駒齒勉自奮
於駕筋乘下澤以去鄉棄裂縷而為誓車騎乏甚都之

雅風塵有化俗之勞上國連衡仰攀於俊軌橋門倚一

袂獲覘於邦光會泛駕之求才輒應書而充賦以孝廉而射策本無百六之能自銜鬻之上書蓋逾千數之

衆逮漢庭之籍奏咸以名聞同嬰圃之去賓僅有存者

顧故一作

惟庸妄首玷甄陞獲召於公車之庭給試乎上

方之札致狂言之誤擇叨署第以開榮若若飛華交垂

宛轉之綬諱諭其誨載聆郁穆之言浸雲澤以芬流沐

天光之下燭竊慚鉉鈍嘗廁翰場屢以下中之才當乎

第一之選宜不失於舊物期仰答於知人然其戰屢勝
而後驕鼓至三而乃竭綆短褚小嗟遠用以奚勝弓撥
矢鉤惜前功之皆廢誠以九閭坐狄百戰森庭就列瞻
天駭威臨於咫尺爭觀落筆紛立若於堵牆悅訏鈞庭
之夢遊驟覺幹魂之驚去僅成牽課靡中科程瀆睿覽
之至精宜報聞於獨罷尚賴駁旒之過聽兼求箕斗之
虛名謂簸揚之在前常先於羣彥以薦藉之良厚重違
於大臣猥自下流參聯上列省逢辰之至幸實叨恩之

有因此蓋某官闡繹帝猷雍容朝首粉澤光華之治表
燭薦修之倫膺上心之東求主斯文之盟會言皆有味
務推轂以彌勤先為之容俾朽株之見用致茲辱瑣及
此抽揚敢不慎服官箴遵修士則鞭後策足更希遠致
之塗鎔金釣泥尚依陶者之力誓殫用拙之効少酬再
造之恩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代王狀元

拱辰

謝及第啓

天聖八年

右某啓云云坐狄啓扉並集千人之後賜袍在笥驟紓

一采之綸矧惟蕞爾之軀仍玷裒然之首仰膺渥渙伏
積震惶竊以周陳三物以賓賢必慎乎命鄉之選漢開
數路而求士乃盛乎得人之稱用能暢郁乎之文一變
而至道飾炳然之化三代以同風闡是齊明之猷允屬
神靈之旦國家景炎興運赤伏膺圖敷四葉以重光式九
圍而用乂銷鋒偃草外憺乎靈威卷領垂衣坐朝乎夷
悰上方穆然無事監于太清崇庠序以興文飾弓旌而
招俊革歌式宴咸預於計偕游棘樹圍載嚴於籍奏啟

中楹而親試署異等以精求所宜得命世之偉才為一時之清選夫何公一作側陋前玷寵光如某者業顧空踈

才猷散戾門緒本乎寒素人品幾乎下中竊逢待旦之盛期寢被右文之上化激昂稚節策發蒙襟洩難白以樹碑偶能於童戲炎簡青而嗜學常訪於師嚴徒有志於雕蟲僅不成於刻鵠陸機閻史尚靡識於擇粹枚臯屬文徒率成於骯骯早緣妄動竊企英游貢版齋行常從於末荐佩刀脫去尋觸於報聞何天幸之聿臻遇賢

書之荐降濫乎事舉猥以名聞洪惟聖治之光華蔚有
俊才而還集並進乎千篇之牘精覽於百斤之衡曾是
孤生絕企殊級豈期庸鄙偶中科程採乎一日之長冠
乃諸生之列既行能之無取加世胄以非高躋踔後塵
迹靡參於俊軌雌黃餘論名不齒於人評驟從底下之
才擢居第一之選顧椅裳之在列誠揚粧以貽譏明命
已行固無容於反汗多言可畏諒彌甚於鑠金豈非思
致異才揖怒蛙而茲始將招駿足假死骨以為先則何

以靡遺謗薄之姿偶首清明之舉再省循而是懼實獎
擢一作拔之有因斯蓋伏遇某官黼黻斯文丹青至化嘉
猷屢進務推轂以為先賢路一開使騰夷而有始敢不
仰銜恩遇進勵操修循士則以為勤佩官箴而有守在
鈞以播既由陶者之為摩頂無忘誓答知人之賜過此
以往未知所圖

代謝唐簽判

俞啓 天聖八年第一甲

伏自某人飛策上第就辟初筵千里奮乎鴻軒方訝雀

知之晚一木為乎大廈豈無燕賀之私屬被責於吏訶
方罷歸於士伍翟公之門有大署意欲謝交祐康之性
不便書寢而成懶屏居田里遂隔音徽豈謂某官俯示
存臨過敦禮意迺金迺玉堅乎久而不渝如璧如珪問
以音而厚賜服勞謙而自牧若飲醇而醉人恭佩思勤
敢忘寢寐伏况以英英之善譽丁晏晏之休辰德行中
乎妙科諳謀參乎大府運籌帷幄豈足盡於上才垂光
虹蜺固莫量於逸致內惟衰退但積欣愉

答李秀才啓

脩再拜天錫友兄足下此月八日叔父自貴郡回轅首

得所賜書教一筒開闔數四歡喜無量逃虛既久驟聞

足音以跮然迷魂若招頸歸常幹而來此惜乎一失交

臂之舊

一作樂

再見回星之周薰歇燼銷壤斷土絕昔人

以三月不見尚或嗟於生鄙羣居久離則弗能於無過

况孤矇之有素邈師友以斯疏妍皮裏骨而益癡獨學

面牆而奚嚮薰濡弗及寡

一作孤

陋已增豈意此音猥來

入耳美乎

此四字一作人且羨美

溢雲紙以摛思掞春華而發藻

厚乎養鳥誤奏咸池之和諧若覩天驟發醯雞之覆茲

焉匠

一作五

者之規矩誓訂漳濱之模楷承平居之無俚

方枕塊以罹憂不見齒而三年合乎禮制加於人之一

等時以孝聞願思肯構之不忘無使過哀而至毀而况

天錫標

一作振

絕俗之雋軌包大賢之茂器學兼九變辨

雕

一作智

刻萬物竊伏一鄉之評宜首幽人之聘而屈試方

策見枉有司薦紳寃嗟道路譁鑠且夫好惡之異古今

所均仲尼至賢乃取侮於盜跖帝堯大樂猶見非於墨子撫絃在乎流水難矣賞音珍髦鬻於九戎誰其識寶使懷道而委莽動直士之肝衡然而泰先否而後傾禍爲福之所伏驚鳥將擊先卑而飛流川久壅其決孰禦一作必在願養高而全道密中藏而竢時掩乎十仞以韜光去則萬里而不息良工晚成者器必大寧以樸而示人逐水一作策又作末先至者驥之能豈與駑而爭路斯皆雅量之素蘊誠非兩好之溢言某之妄庸本無似肖誤蒙甄

擢遂見收齒衆珉入寶至璞使之見遺我革登科前賢
所以媿讓循涯已溢覲目無容江闊複重音問睽阻時
既昏而將暮人在陰而鮮歡述懷英俊之並遊恨無羽
翮而飛肉冀綏吉履之福以迎來譽之光紙盡筆窮辭
不逮意

與西京留府交代推官

仲簡啓天聖九年三月

某啟此者竊吹一作玷下科濫巾一作升大府懷檄之嘉一作喜容外見迫感於逮親負薪之足力不彊靡遑於媿讓

在業官之資始懼傷錦以貽譏况上邦英俊之蹠大相
熒煌之座幕中諸彥泛泛蓮池之賓門下並遊一一蘭
臺之衆一作聚勉策駕筋之緩仰陪席聘之珍問祈招而
不知因慚諮詢奉南陽之坐嘯曷有籌謀賴乎天幸之
來續於賢者之躅睨伐柯而取則獲企前規告舊政以
乞靈得師餘燭已積想風之慕彌增竊抃之懷俟樵墨
以戒辰即齋行而首路傾依一作系之至談悉非終

謝人投贊啓

伏蒙某人寵貽妙製薰枉長牋欽玩懿辭雙銘丹臆恭
以某人機神邃茂識理淹和徽名藉布於士鄉眸表挺
生於王國言章絢美寡六藝之英壯一作精奇思緒蘊華漱

五河之芳潤揆茲逸軌冠乃蒸髦今國家崇東駿珍寤

求孝秀下細文於方國騰貢帛於丘園而某人夙蘊瑰

材褒膺溫詔占磐鴻而啓繇俟革鹿以送賓顧以某體

質頑踈聲猷隘薄誤中程文之選猥參籲俊之求承版

謁以見臨袖瑤華而伸貺仰衡清眷荷褒袞以奚勝載

扶蒙襟念英瓊而曷報欽降至極敷染奚周所示盛編
輒敢留借

謝石秀才啓

某啓累日前伏承惠然見過仍以嘉什一筒寵示者猥
縷拜賜刮目披文紙獎墨渝不能捨手伏以某人英蹤
逸軌天驥上才好學屢空浸潤淵源之奧知言九變窺
見天人之交义已禮一鄉之評早亦應萬家之令然而
奏磬俚耳難矣賞音抱石荆山終為至寶而自慕幅巾

於衡巻乘下澤於鄉閭晦丘園之養高輕鴈練而堅卧
冥飛已遠笑弋者之何求齷齪坐談嗟律魁之獨棄而
以錦帶居士白蓮社人効菩薩之坐家去塵自遠掃維
摩之一室敢入者稀是宜邈為方外之遊隔乃一作俗
中之軌而乃過存庸妄曲借獎題因隱几之閑居抽吮
毫之餘思灑乃藻麗用飾愚矇為巖鼠而抉機僅成輕
發養鶴鵠而奏曲徒使眩悲矧夫峭格峻高春華掞美
暢來雲依月之句擅落花映草之評內惟棗鈍之姿奚

稱袞褒之寵去天尺五已服於清標和者數人蔑聞作階於絕調未遑賡報徒用覲慙

上隨州錢相公

惟演

啓

明道二年初惟演以使相判河南府後落平章事以

崇信軍節度使歸本鎮

此者及期被代投版言歸宿官早愧於迷方書課屢能於自脫徒以無庸之迹曾希一盼之榮當懷檄以云初屬擁旄之方始相公坐於雅俗鎮以無為民豐四補之年市息三丸之盜行郊憇樹絕無兩造之辭託乘載賓

惟奉百金之宴而况西河幕府最盛於文章南國蘭臺
莫非乎英俊豈伊末迹首玷初筵至於憐憒懶之無能
容禡狂而不辱告休漳浦許淹卧以彌旬偶造習家或
忘歸而終日但覺從軍之樂豈知為吏之勞芘德已深
遊藩未幾既而持山國之瑞節改戎乘而啓行荊州遽
失於所依周南遂留於滯迹稍以引去無復並遊之人
巋然自存時有思歸之嘆每臨風而結想徒零涕以懷
恩相公以堯鴻之勲極公台之重獨立不倚羣言互興

中山之篋雖盈南海之車終辯繢辭有云崇高莫大乎
富貴古人歎曰富貴必履於危機伏惟推盈虛消長之
言究動靜吉凶之理秉珪璋之德何卹瑕疵挺松筠之
心不變霜雪雖流路之謗未免三年以居東而在廷之
臣豈無一言之悟主俟聞來復以慶終享願無以理而
自明當要既久而復見區區之志實在於斯徒有戀軒
之心未知報恩之所

謝校勘啓

景祐元年用王文康公薦入館

仰服恩榮實增震懾竊寫以校讐之職是

一作辨

正為難委

方冊於程文析羣疑於獨見

一作斷

脫絢組之三寸簡編

多前後之乖并盤庚之一篇文章有合離之異以仲尼

之博學猶存郭公以示疑非元凱之勤經孰知門王

一作

而為閨况乃西崑冊府備帝者之來臨蓬萊道山非

人間之所見自匪識窮元本學漸淵源究百世之放紛

總羣言而博達則何以效官天祿對青藜而屬書抱簡
羽陵拂白蟬而辨蠹如脩者器惟庸妄族本羈單雖出

逢千載之期而生有百罹之苦入橋門而著錄最後諸
生聞月旦之坐評敢希一目徒以浸潤聲明之代優柔
教育之仁過時之年已悍堅而難入少作可悔終雕刻
以無功早濫吹以決科旋釋巾而補吏逮親而得斗祿
雖慰於子心歛版以揖上官遂成於俗狀學久矣而將
落思兀然而欲枯進無取當塗之資退已失故時之步
歲月其忽徒有志於分陰英俊並遊方問途而孤進內
顧拙艱之若此敢懷榮遇以為心豈期天幸之來特被

柄臣之薦敢辱知人之美蓋因連茹而陞蒙曲造之并
容俾考言而善擇顧蕪庸之末學已屢試於有司觸鼠
之有五能盡於是矣鉛刀之堪一割其可再乎固無可
喜之文過辱太優之等俾從賓席入預書林一進階而
可榮何勝於睿渥三下拜而聞命深服於訓辭天闕乍
趨迷目睛而眩轉芸臺深啟近星象以昭回恣窺金匱
之書坐費太官之膳內循忝據有溢情涯此蓋伏遇昭
文相公獎物均私樂材推美圓方有範大陶冶以埏鎔

高下不欺正權衡而輕重閔此庸懦曲以甄收誓堅頂踵之誠永荷丘山之賜

謝襄州燕龍圖

肅

惠詩啓

景祐二年秋時公自
館閣謁告視妹家

昨日伏蒙知府龍圖即席寵示五言詩一章者脩聞古者賓主之間獻酬已接將見其志必有賦詩託於咏嘆之音以通歡欣之意然而工一作正歌三夏使者再辭及於皇華然後拜貺是則施於貴賤各有所當脩賤士也何足當之伏惟某官以侍從之臣當藩屏之任德爵之

重與齒俱尊學通天人識洞今古綽有餘裕多為長言
談笑樽俎之間舒卷風雲之際成於俄頃蓋其咳唾之
餘得而秘藏已如金玉之寶豈伊辱陋敢辱褒稱形於
短篇以為大賜伏讀三四且喜且慚譬夫四面之宮銳
鏘之奏愚者驟聽駭然震蕩及夫心平情定然後知於
至和在於頑蒙獲此開警然貺之厚者不敢報之以薄
禮所尊者不敢敵之以平顧惟愚庸豈得賡繼但佩黃
金之賜無忘長者之言

夷陵上運使啓

景祐三年

脩近以狂言當蒙大譴荷乾坤之厚施全蠻蠻之微生
得一邑以庇身使之思過竊三鍾而就養猶足為榮獲
在公庥是為天幸伏以運使郎中懿猷經遠茂業康時
當一面之利權竦百城之威譽凡居屬部皆仰餘輝顧
此孤生最為沉迹時蒙眄昧曲賜拊存安其惶懼之心
慰乃危疑之慮敢不銘之肌骨佩恩紀以無忘策其筋
骸盡疲鶩而為報將謀就道即遂公趨瞻企門閑忻愉

閔既

謝朱推官啓

某啟伏念某出自寒鄉本非茂器束髮州里絕無一日之評彩纓王畿竊階羣俊之後加以識非遠到才不及中惟至治之方隆顧上官之並恪賴繫之不失職咸盡其能危祝之各有司悉共爾位豈伊下列遂敢奸官因忿躁之使然奮狂愚而不顧惡訐為直仲尼之所深譏盡言招人武子之猶不免在於庸妄宜抵謹訶尚賴至

仁特加寬議授之遐僻使自省思猶寸祿以事親守一
同而庇邑有民與社足為政以効勤退食自公敢忘心
於補過是惟天幸徒自覲顏伏遇某官式佐郡符屈臨
賓席烜赫天下方想於風猷從容幕中暫為於府望是
惟辱昧得庇光華然而從事有便宜之權縣吏本徒勞
之迹負弩而隨伍伯當備前驅折腰以揖上官敢羞歛
板况茲異懦素本孤危犯忌於時竄身無所棄芻道上
過者踐之搖尾穿中人誰憐爾豈謂某官良其慙朴賜

以存憐削去常儀自敦高議猥因介使先辱長緘過形
溢美之辭曲盡至勤之意片言之辱榮於儀父之褒一
顧所臨增其大呂之律徒益搃謙之盛美豈宜鄙陋之
敢當歲律已殘寒威方肅更祈珍攝以副傾依

回王舍人堯臣啓

景祐四年

伏審某官光膺寵擢入掌命書竊以三代之興兩漢之
治蔚聲名之為盛何前後之相望蓋以高文大冊之所
傳遺風餘烈之盡在是以代言之任難乎命世之才至

於雷動風行金相玉振至意難諭必盡於丁寧盛德有
容兼資於粉澤適當休運允屬鉅賢伏惟某官誠際天
人學通今古而自親膺聖擇第中甲科聞乎風采而天
下悚一作聳然論之人物而時無先者若乃從容禁署潤
色皇猷使德澤之流下淪於民髓文章之盛交映於國
華遂階榮塗以致公輔斯皆雅度之素蘊考於羣議而
猶稽豈惟愚昧私獨稱贊某跡居遐邑名在罪人忽以
踰時未能補過省孤危之已甚惟藏縮以為宜豈望龍

光之末輝希咳唾之餘潤匪期齒論猶錄疎頑先以珍
凶越於常禮遺簪已棄尚以舊物而見憐窮谷久寒忽
如溫律之來煦幽憂併釋榮感兼深瞻望門閨無任飛
越

謝李秀才贊見啓

寶元二年在乾德日

某啓自某獲罪於時竄身南楚楚之為邑既陋且窮詩
稱荆蠻以比戎狄羈遊宦學之不至風俗言語之不通
頑然囚拘誰與為偶孤陋之誚古人所憂今者上蒙寬

仁徒之善地始得與士君子揖讓進退周旋方將沐而薰之自與人齒秀才首迂玉趾贊以長牋升自賓階肅有儀矩開函啓紙粲然詞章蓋夫逃於虛空聞足音而尚喜友於賢者况邦士之所推願斥簿領沈迷之勞以從閒燕仁義之樂區區之意言豈足殫

回穀城狄令啓

某啓此者縣徒云至書牘見貽載道鄙文曲加榮獎伏以某官以文飾吏學古任官講事勸功脩舊起廢示之

典一作禮固已警於愚民刻以銘文又將貽於來者足

曲

禮固已警於愚民刻以銘文又將貽於來者足

見仁人之意非惟吏最之優顧爾訥辭矧非善叙已然
之諾將止以奚能既出之言雖追而莫及豈能逃於衆
謂但慮玷於清猷慙愧之誠敷陳罔罄

上執政謝館職啓

康定二年十二月因崇文總目成書自館閣校勘遷集賢校理

修啓今月日蒙恩以本官充前件職者受命之始榮懼
交并伏以國家悉聚天下之書上自文籍之初六經傳
記百家之說翰林子墨之文章下至醫卜一作禁呪神

仙黃老浮圖異域之言靡所不有號為書林又擇聰明俊乂之臣以遊其間因其校讐得以考閱使知天地事物古今治亂九州四海幽荒隱怪之說無所不通名曰學士一日天子闕左右之人思宏一作閻博之彥出贊明命入承顧問遂登宰輔以釐百工一有取焉多從此出所以平居優游崇獎一作素服其業館以禁署食於太官詩菁莪之育人材易鳴飪之養賢者凡在茲選得非茂歟然而凜重職閑則未免尸祿官無吏責則可容幸人若

修者以寒陋之資被文藝之舉自初營職已與書筵於
時上有鴻儒侍從之才下多羣賢論撰之衆而脩方被
非譴竄之荆蠻流離五年赦宥三徙山川跋履風波霧
毒凡萬四千里而後至於京師其奔走之役憂思之勞
形意俱衰豈暇舊學比其來復書已垂成遂因衆功豈
有微効奏御之日亮鴻而前例蒙褒嘉正以職秩雖因
時而幸會實有覲於面顏此蓋伏遇某官柱石之功佐
佑明主鈞衡之任進退百官方疇衆勞不忍獨棄遂令

忝冒出自生成在於穎愚何以論報雖未能著見德業
以稱君子教育之仁猶可以作為歌詩稱頌聖朝功化
之美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回滑州知郡啓

慶歷三年三月自滑倅
名知諫院四月答此啓

伏審某官顯膺美詔移領陪藩凋弊之民方仰思於惠
煦撫綏之術况舊著於政謠猥以下僚獲陳大府近膺
朝命俾擢諫垣實自揣於非才豈敢同於飾讓日祈聰
睿哀此孤蒙庶所請之曲從即依仁而有幸凡云贍企

但切忻愉初暑方隆就塗甚適伏惟上為邦國倍保興
居

回賀環慶帥天章滕待制

宗諒

謝賜龜紫啓

慶歷三年

伏以龜紫之重唐制所難武元衡牛僧孺為宰相裴度
為中丞李宗閔為學士方有是賜聖朝推恩庶位半乎
朱藍然被之則負器藝兼名實者惟一人所貴恭惟知
府待制歷諫局以蹇正聞領麾守以惠養及臨邊鎮靜
訓士精研歲功遽成時議頗鬱果褒三品之麗特煥五

府之光其在欣慰增倍衆多展慶未皇麾毫為贈載仰
明庭之命如瞻君子之容

謝知制誥啓

庚辰年十二月

此者蒙恩授前件官并職者祇荷寵靈不任戰懼伏念
某學非逮古材匪適時勵孤進以立朝偶四方之多事
雖聖聰廣納獲盡狂夫之言而闇慮空勞未聞愚者之
得方虞官謗敢冀主知擢自周行塵于華選代言禁掖
已愧才難兼職諫垣猶當責重補報不可以淺則憂愧

不得不深此蓋某官過採庸虛嘗形獎飾致茲忝冒驟
此寵榮敢不勉拙以勤誓身許國上酬天造次答已知
懇惄之誠數宣曷罄

上提刑司封啓

慶歷五年冬此後皆滁州作

伏念自臨貶所屢辱誨音霜雪方嚴見不彫之雅操蕙
蘭其意佩可服之清芬慰此孤危奚勝感佩某人學通
治亂識達古今奮經遠之才謨慰甚高之議論六條頒
政早欽善最之竒列郡按刑行迓陟明之典隆冬式序

保履惟和瞻企禱祈交于誠素

回校理邵學士

必啓慶歷五年冬

伏審召試榮庭升華儒館方思馳賀遂辱飛牋伏惟某
人性稟生知材惟秀出學通今古究明人事之始終辭
富典謨煥發文章之雅頌一作蔚然茂器謁著休聲惟
上相之知人務薦賢而報國况此圖書之府素為後彥
之遊峻乃清資豈止文翰之樂茲焉養士以取公輔之
材豪英既登朝野共慶顧茲淪謫敢謂記存已懷欣抃

之誠又積感銘之懇患於澁訥匪可殫陳

回河北安撫王騏驥啓

右脩啟此者伏承顯奉朝恩峻遷使職寵光甚渥輿論
僉和卓然高世之才久蘊經時之略山川指畫千里如
在於目前帷幄坐籌百勝無窮於術內是宜聽之前牒
副乃沃心遂寬北顧之憂行正中權之任敢期眷與尚
顧衰殘辱誨問以彌勤積感銘之徒切傾瞻企詠兼集

悰靈

回賈狀元 煙啓 慶歷六年

伏以狀元廷評行久著於鄉書聲素馳於文囿果先羣
彥榮中甲科英雄入於彀中衆稱妙選風采傾一作駭乎

天下爭仰餘光蓋以擢才之難近世為重趨好尚而成

俗則文章坐變其風繫利害於斯民則公輔常由此出
一賢既進拔茅皆可以彙征一士以一作旌勸善不勞

於家至得人之要其利若斯鴻惟治朝臻此盛事方深
竊忭遽辱惠音顧惟棄置之餘宜此退藏之密久稽裁

叙但功一作積 愕惶

回賀楊翰林

察同前

伏審某人榮奉宸恩入陞禁署伏惟慶慰恭以某人聲
猷峻立德宇宏深學洞淵源煥發六經之蘊文含純粹
邈追三代之風雍容侍從之華東注顯昂之眷亟由星
移入踐鑾坡天邑之雄雖暫煩於尹正國鈞之重行即
俟於疇庸事業炳於丹青勲德光於鴟鴞寔繫縉紳之
之望非惟禱頌之私某幸守陋邦遙聞美拜迹宜藏密

非敢怠於致誠恩厚記存特辱垂於榮問忻愾交
集難陳

上都運待制啓

慶歷六年夏

昨者解官河外竄迹淮塢顧乃孤危便於藏縮雖瞻依
之甚久在訊候以闕脩某人天稟中和材惟周洽凜然
風操早肅於朝倫蔚若謀猷實裨於聖治自輟從於侍
從暫臨總於劇繁足食彊兵雖並資於經畫先機別事
誠有繫於安危况成績之已彰佇褒功之不次時炎燠

若天宇泰然更冀珍調以符傾禱

回賀李待制

東之啓慶歷七年九月

伏審肅奉寵靈峻升侍從得賢之慶固宜發於歡愉待
罪之入方自思於藏密遂稽馳賀敢謂不遺先辱榮亟
可勝愧色伏惟某官懿文經國敏識造微學探姬孔之
淵源世濟臯夔之德業立朝正色凜風憲以載嚴造膝
沃心賴仁言之甚博遂膺簡注升著清華上寬乃顧之
憂聊假有餘之力作時霖雨當均及於疲民東國大鈞

實父顯於羣望涼秋之謝嚴律將凝翼為邦朝善綏福

履

賀文參政

彥博啓慶歷七年九月

伏以光膺制命參秉國鈞爰擇令辰已詣禮上伏惟慶
慰恭以某人學通繫表識照幾先懿文為大國之光華
偉望乃一時之柱石上心所東適符齊弼之祥輿頌載
喧久渴為霖之望果膺寵數式副具瞻進退羣材運誠
衡之輕重調和元氣登至治於升平然後正台衆以代

天工列功勲而銘廟器符為元志一作德以重熙朝某幸
在陶鎔惟知慶於商秋式序歲物方成伏請上為邦家
精調寢膳

回賀集賢韓學士

絳啓

慶歷七年十月

伏承被召試文升華儒館伏惟歡慶伏以某人天麟異
稟廟璉至珍學通今古之淵源言合質文之體要英蹠
高步羣俊聳戒一作以望風雄殼籠材妙選稱為得士果
膺帝東入耀書林給札揮毫聳如墻而駭目奏篇稱善

宣貴紙以傳都惟秘府之育賢乃熙朝之盛美優游歲
課豈鉛槧之是專選取國材實棟梁之此出蔚然茂業
奚測遠塗方懷抃躍之私遽辱置郵之間仰銜隆眷徒
切愧誠冬序云初天和善保傾瞻感頌交集悰靈

上致政王太保啓

某啓昨者太保還政王朝榮歸故里暫留齋舫云止陋
邦竊省孤危方嬰罪謫一作逃虛易喜蓋人迹之罕逢
道舊為歡矧平生之有素特荷眷私之厚不為位貌之

嚴金玉之堅弗渝於彌久松筠之操獨見於天寒感慰
所一作攸深幽憂如釋捨舟趨陸去險騰夷懷組鄉間雖

暫伸於夙尚追鋒疾置將入副於精求惟期善衛襟靈
以迎休寵

回泗州通判勾龍都官書

右修啓此者特蒙惠顧遠辱謗言副以雄編俾之試目
通判都官識窮淵韞學探本原一作元講於仁義之餘深
得風騷之旨雜然衆體各極其精時無鍾期誰識高山

之意人非季札豈知治世之音矧惟朽拙之無堪方幸
退藏而自屏敢期時彥不我鄙遺諭之累幅之勤貺以
百篇之富四面之宮並奏驟聽於鏗錚三歎之音有餘
豈窮於杳默但駭夜光之投闇徒令海鳥之驚魂魄之
重言以起連城之價用為永好惟期十襲之藏感幸之
誠敷陳罔既

回和州通判啓

日曠風表曠有歲時邈絕奉於聲塵蓋率奔於事役幸

茲隣郡首辱誨言締縛旨之勤隆若清微之晤挹政修
闕決難久滯於材猷臺彥飛英即入承於光寵更希珍
攝以副禱祈

謝黃巖李主簿啓

伏念為邦誠樂懷舊則勞風月佳時久幸燕集文酒勝
處動渴清狂亦惟愛忘未棄疎外猥蒙流問但喜拜嘉
某官力學多文射策得雋枳棘甚賤非翔鳳之所棲杞
梓惟材宜大廈之可用窮冬不雪多溫少寒勾稽之餘

嗇神為最益期勤懋庸近升揚

回陳殿丞啓

伏念睽闊英猷貿遷時籥竄身窮僻方便於自藏患問周隆遽承於曲顧欽雅材之高妙播華譽以芬揚貳政藩宣諒難於滯俊飛綾臺閣行被於寵遷歲律斯回陽和將布善綏嘉履以副願言

賀文相公拜相啓

庚辰八年正月

伏審就降命書入持宰柄伏惟慶慰恭以某官際天蘊

識名世標才以文章甲賢科以忠義挺臣節華要之選
翹翔逮周素蘊內充所臨必最化行右蜀政貳中樞屬
邊寇之肆狂伐使威而殄滅暫形籌略已取蕩平還居
廟堂副聖主仰成之意坐調鴻鵠洽羣生成遂之和凡
被陶鎔皆知抃頌矧居庶列實倍常情

文忠集卷九十五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孫希旦

謄錄監生臣費恩綸